

1875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四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

亦當為刺厲王。宛於阮反。

疏

小宛六章章六句。正義

曰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為小故曰小宛宛是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曰小鳥是也。鄭刺厲王為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與也宛小貌鳴鳩鵲高矣至也。行小人之道青高明之功。終不可得。翰胡旦反。鵲音骨。鵬涉交反。何音。鵲字林作鵲。云骨鵲小種鳩也。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

發不寐有懷二人

明發發。疏。宛彼至二人。武也。毛以為

鳥之鳥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也。與才智小者。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既才智小者。願覆祖業故我心為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滅故憂之。毛又言憂念

願覆祖業故我心為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滅故憂之。毛又言憂念

之狀我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
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其。鄭唯刺厲王為異。傳死小
至可得。正義曰以鳩是。小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為小定
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鷦鷯也。傳先人文武。正義曰知者
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周
之先世二人有聖德定天位者唯文武為然明以文武而有天
下今慮其亡滅故念之也。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
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
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人之齊聖飲酒温克。齊正
故知從夕至旦常不寐以此。温王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蘊藉也藉在夜反又慈夜反
也。變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温藉自持以勝。彼
民且不知言醉日富。醉而日富矣。箋云。產昏無知之人飲
人各敬爾儀夫命不又。又復也。箋云。今女君臣各敬慎
扶反。疏。箋中正至以勝。正義曰中正謂齊通智謂聖
下同。疏。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外識是也。此經
與下相對齊為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
聖者通智也。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温字舒緩云。苞裹曰蘊藉。

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温者蓋古字通用內
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温之鄭亦以温為藉義。中原有
菽庶民采之。中原原中也。菽。菽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
勤於德者則得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蜂也。負。持也。持而負之。去其螟蛉養之。以
成其子。喻有德者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螟。正丁反。蠃。音零。俗謂之桑蠶。一名戎。女蠶音萬。蜂音果。蠃。力果反。即
蜾蠃。俗呼蠃蜂是也。蟻於誓反。蟻音翁。煦。况浦反。又况。具反。
紀云。以氣曰煦。以體曰媪。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式。用也。
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疏。中原至似之。毛以
若幽。二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菽。衆民能力采之者
則得食之。以與城中之有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食之。
菽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城中。非有常也。所以為無常者。桑。蟲
自有子。而蒲。蘆。有而養之。以成已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
之萬民用善道。則似之矣。言此。蒲。蘆。養取桑蟲之子。以為已
子。似有德者。教取王民以為已民。是王位無常也。王何不修

德以固位乎實教誨萬民而言子若主肅云王者作民父母
 故以民為子。鄭唯刺厲王為異。傳叔養。正義曰叔者
 大豆故也。此經言有叔養傳皆以為養者。以言采之明。采其
 葉。故言養也。箋王位無常家。正義曰集注定本皆作家
 俗本作虞。傳虞。至蒲盧。正義曰皆釋虫文。郭璞曰
 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蠶。桑虫俗謂之桑。蠶亦呼為
 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為土蜂。陸機云。蠶者桑上小青虫也。
 以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螺贏土蜂也。似蜂而小
 腰取桑虫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箋蒲盧至其
 子。正義曰中庸云政也者。蒲盧即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
 曰。正氣曰。中謂有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今變為已子
 也。此煩於非不能養子而喻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
 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
 也。脊令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
 之。脊令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
 零。脊令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
 舍音捨。賄大計反。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邁云我我王也
 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
 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日而

乙反下同。夙興夜寐。母忝爾所生。音無下他。管反。字

林他。疏。題彼至所生。毛以為既王位無常。須自勤於政

念反。疏。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尚則飛則鳴。既飛以

翼又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况人之處世其可自

舍視此脊令以為喻節故我王當日此行行視朝之禮。又而

月此行行視朝之政。與群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

如脊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卧行之無辱。彼所生之

父祖已。鄭唯刺厲王為異。箋題之至止息。正義曰傳

已訓題為視此。又言視時者以取之為節。當取傍視為義。曲

禮注。淫視。矚也。說文云。矚。小邪視也。鳥皆飛鳴而此及常

棟。獨云。難。集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故取為喻也。正以

飛鳴無止息為與者。亦欲取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

也。成。交。六。交。桑。扈。率。場。啄。粟。上。為。小。貌。桑。扈。竊。脂。也。言

不可得也。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羆音戶，場大良反，啄脂用反，竊音切，治直吏反。

哀我墳冢，冢宜岸，岸宜獄，握粟出，上自何能，能叔，叔盡。

岸，訟也。箋云：仍得自宜，自從殺生，也可哀哉。我窮蓋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墳，徒典反。韓詩作疹，疹苦也。岸，如字。章，昭注。漢書同韓詩作并音同。云：卿，亭之繫，白并朝廷曰：獄，握於角反。

疏：自來生，活當應肉食，今既無肉，循場啄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與王者欲求治國，常行善教，今既亂，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監禁在上，謂之宜，有以此訟，宜有此獄，在位不察，隱存身無以自救，但手握其粟，出上其勝，負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庶乎是尤可哀也。鄭唯刺厲王為異。傳系，卷至可得。正義曰：桑，舊籍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甫曲食肉，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機云：青雀也。好竊人肺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羆，音食肉之鳥，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上為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箋，仍得至得生。正義曰：時而亂政，已多，社稷此人，數遭。

之在上，以為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乃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厚，不死於市，是貪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十者，問得勝負，出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

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反，恐墮也。山巖之端，下于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敏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君子雖無罪，猶恐墮。

小宛六章，吉士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疏：小弁，八音章，親刺太子，知其無罪，闕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大此，獨未言太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經言弁彼，鳥斯，不言小鳥，弁彼，曰小弁者，弁，樂也。鳥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弁，彼，鳥斯，歸飛提提，與也。弁，樂也。鳥斯，卑居雅鳥也。提提，鳥出食在野，其提。

之在止，以為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乃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厚，不死於市，是貪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十者，問得勝負，出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

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反，恐墮也。山巖之端，下于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敏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君子雖無罪，猶恐墮。

小宛六章，吉士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疏：小弁，八音章，親刺太子，知其無罪，闕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大此，獨未言太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經言弁彼，鳥斯，不言小鳥，弁彼，曰小弁者，弁，樂也。鳥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弁，彼，鳥斯，歸飛提提，與也。弁，樂也。鳥斯，卑居雅鳥也。提提，鳥出食在野，其提。

之在止，以為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乃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厚，不死於市，是貪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十者，問得勝負，出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

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反，恐墮也。山巖之端，下于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敏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君子雖無罪，猶恐墮。

小宛六章，吉士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疏：小弁，八音章，親刺太子，知其無罪，闕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大此，獨未言太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經言弁彼，鳥斯，不言小鳥，弁彼，曰小弁者，弁，樂也。鳥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弁，彼，鳥斯，歸飛提提，與也。弁，樂也。鳥斯，卑居雅鳥也。提提，鳥出食在野，其提。

之在止，以為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乃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厚，不死於市，是貪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十者，問得勝負，出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

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反，恐墮也。山巖之端，下于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敏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君子雖無罪，猶恐墮。

小宛六章，吉士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疏：小弁，八音章，親刺太子，知其無罪，闕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大此，獨未言太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經言弁彼，鳥斯，不言小鳥，弁彼，曰小弁者，弁，樂也。鳥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弁，彼，鳥斯，歸飛提提，與也。弁，樂也。鳥斯，卑居雅鳥也。提提，鳥出食在野，其提。

羣飛而歸提提然與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言庭相與
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大子獨不。鶯斯音蒙爾雅云小而
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說文云雅楚鳥也一名鶯一名
鳴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後反樂音洛下同耳亦
作鳴同音匹。民莫不穀我獨于古惟。幽王取申女生大子
又必移反。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冬將殺之箋云殺養子曰羅憂也天
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大子獨不然日以憂也。羅力
知反取七任反。何辜于夫我罪伊何。泣于旻天于父
大音泰說音院。母。日號上而乙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疏。至之
下。戶刀反。旻丘中反。則歸同飛提提然與者。鶯斯之鳥。鶯斯之鳥。出念於野飽而
何。正義曰言樂乎彼鶯斯之鳥。鶯斯之鳥。出念於野飽而
則歸同飛提提然與者。鶯斯之鳥。鶯斯之鳥。出念於野飽而
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今天下民
莫不父子相養我大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是比民鳥之不
如大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放棄而
憂故號泣而訴云我有可罪乎。上天致此冤枉問天云我罪
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心
為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傳鶯斯居至羣貌。正義曰鶯

甲居釋鳥文也。甲居又名雅。鶯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
白。江東呼為鶯鳥是也。此鳥名鶯而云斯者。語辭猶蒙彼鶯
斯苑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傳
序而類苑鳥部立鶯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群聚。故云
提提群貌。羣下或有飛亦衍字。本集本並無飛字。箋彼雅
至獨不。正義曰以經言歸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
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鶯求食喻人相與飲食也。以鳥喻
凡人當文為興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被放
之。以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傳
幽王至殺之。正義曰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廢愛褒姒
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為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
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
必求之申。申人弗甲必伐之。是放而欲殺太子之事也。傳舜之
至父母。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新天故引舜事以
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於旻天乎。我
之父母也。言為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問曰
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何為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
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
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
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

予於大舜見之矣引此者言**跋跋**周道鞠為茂草

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跋徒歷反鞠九六反易妻政

之憂矣亦如疾首怒思也擣心疾也。雙云不脫冠衣而

丁老反本或作壽同韓詩作疇除又反義同疾也

首。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讓所致言跋跋然平易道

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日王政窮盡為衰矣

王政則敗王德今主盡信衰之讓太子所以及逐王行如

此故我心為之憂傷怒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

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雙此喻至四方。正義

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鄙斷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

喻幽王信衰之讓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

假以為前日。傳怒思擣心疾。丁義曰怒思擣文擣心

疾所由也。心疾云如情則以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論文云擣

手擣一曰熱也。雙不脫至留寐。丁義曰宣二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以之所樹已尚不敢不。靡瞻匪父靡

依匪母不屬于毛不惟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人無不擣其父取法則者無不擣其母以長長者公我

獨不得父及膚之氣乎。獨之。雙云不脫至留寐。丁義曰宣二維桑與

此不得父母之恩也。若此則平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謂母也。雙云不脫至留寐。丁義曰宣二維桑與

向之於凡，非謂幽王也。幽王在位，其內陰以及父
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毛在內，陰也。父
陽，母陰，或假表裏言父，或言父，或言母，或言
所離，或言其意，則大同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小與與異其意，則大同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以乃，是太子之。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而生也，而言不辭，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胎乎。正義曰：此太子之。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至吉凶。正義曰：言我生於此，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風、雲、龍、虎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為六物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苑彼柳
斯鳴蜩嘒嘒**有漙漙****萋萋****湔湔**
蜩，蟬也。嘒嘒，鳴聲也。漙漙，水貌。萋萋，草貌。湔湔，水貌。
之在無所不容。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反。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狀如角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心之憂矣，不遑

假寐
假，借也。寐，睡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疏
疏，遠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聲嗚嗚然，自淮然，而深者，彼淵水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衆淵，淵然，柳木茂而多，淵淵水深，而牛羣是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不容，猶王德四海之富，天下之廣，宜容太子而不能容之。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至使放逐，譬彼川之流，而無能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此故我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至不容。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正義曰：於時申右，發然，非復能容太子。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因上瞻父，依田之文，連言之曰：太子申，則是在右，所至矣。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無所不至，棄諸君之重，而逃。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算，算家非太子所當至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
鹿，走其足也。伎伎，足聲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之朝唯尚來其雌。
雌，鳥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走生，騶且疾，而足反，倚然，倚田其羣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今太子之遊，棄其地，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此。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亦作跋，其且反。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譬彼壞木，蒼用無枝。
壞，病也。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亦作跋，其且反。或言其意，則大同也。

不得生子
此非待音
我况最者

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本內有疾故無枝也。○
胡罪反又如字義文作癆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又音回。○
胡罪反不羸腫也。爾雅云癆木。○
有重氣云也。他。○
雙云寧。○
疏。○
皆廢也。言廢之奔走其勢。○
然安舒而替留以待其壯。○
而鳩為求其雌。○
之見。○
之木。○
故我。○
宗。○
故。○
疾。○
不。○
病。○
無。○
活。○
彼投死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

投擄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
尚有覆掩之成其瑾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
兔他故反先蘇薦反瑾音觀談文作瑾云。○
道中死人人所覆也。○
其刃心之。○
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
心之憂矣涕既
墮之。○
有死人。○
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自相知其心不忍耳。○
君子
信讒如或醜之。○
謂受而行之。○
君子不
惠不舒究之。○
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
伐木拊
矣析薪地矣。○
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
君子不
聖者不欲疾挫析之以言今王之遇大子不如伐木拊薪也。○
拊寄彼反地勅氏反又宅買反徐又直是反。○
子目。○
全後有罪予之佗矣。○
佗加也。○
反。

子。舍音捨。注同。又**疏**。君子至也。正義曰言君子
 者。彼伐也。賀反。注同。如有人以酒相酬。得即飲之。此王所以然者。君子幽王
 不愛太子之故。由此聞說。即遂不肯安舒而謀慮之。伐木尚
 不。其木之斫矣。不欲妄損。析薪之析。薪尚地其薪之理矣。不欲妄
 折之。彼人尚不欲妄損。析薪之析。薪尚地其薪之理矣。不欲妄
 不如彼伐木析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衰。於我太子之加罪
 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修醜。修醜。正義曰。酬酢皆作
 酬。此作醜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賁
 之不。不。請之。莫。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
 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眾。相。酬。也。此。喻。得。讓。即。受。而。行。
 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傳。伐。木。至。其。理。也。正義曰。伐木
 而。言。摘。是。畏。木。倒。而。摘。之。明。摘。其。斫。矣。摘。者。倚。也。謂。以。物。倚。
 其。巔。峯。也。折。薪。而。言。地。明。隨。其。理。地。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斷。
 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傳。伐。木。至。其。理。也。正義曰。此。代。謂。作
 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作。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此。代。謂。作
 也。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浚。深。也。箋。云。山高矣。入。其。淵。以。言。人
 無所不至。惟此。辨。之。猶。有。默。存。者。焉。君子無易由言耳。
 浚。蘇。後。反。默。本。亦。作。嘿。元。其。反。

屬之垣

屬之垣。箋云。由。用。也。玉。無。輕。用。讓。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

莫敢反屬音燭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

莫敢反屬音燭。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箋云。逝。之。也。見。

於王監我太子

我躬不閱遑恤我

於王監我太子。我躬不閱遑恤我。箋云。逝。之。也。見。

後

後。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然則小弁之怨。親也。親也。親也。親也。

親仁也。固哉。夫高。喪之。為。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也。

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愈。疎。不。孝。也。不。可。也。亦。不。孝。也。

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夫。

素口反。閑鳥環反。下同。本亦作。射。食。亦。反。下。同。疏。莫。高。

後。正。義。曰。王。既。信。讒。而。加。罪。於。太。子。仍。有。殺。太。子。之。心。謂。

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而謂人不覺人猶有然而有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幽王無輕易用說人之言將有目屬而聽之於垣壁者知王受人之說言也王之所欲發也故禁之言人無得遊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罪以言寢妙六無得轉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宮取王愛為盜我母子之寵必有盜寵之愆也寢妙既盜寵行諸太子於先念已既已披議恐死之後懼更有披議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箋山高至者焉。正義曰箋顧下云無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為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愈知王之隱情也王雖避此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傳念父至而慕。正義曰言無暇憂恤是先有其志念因而不能暇耳先有志者自念父也念者思其將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了文也而然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按彼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

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也固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若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高叟之為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小弁則不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而孝子不怨以越入過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輔怨其親亦不孝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孝之不可以已也孔子之善舜如高子譏小弁為不達詩之意也皆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答問不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畧之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悠悠

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無憮大也箋云憮憮思也憮

殺也我憂思乎昊天憮憮王也始者言其且為氏之父母今乃憮憮

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為亂如此甚殺慢無法變也○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憮大吳反下同昊天已恩息嗣反下同傲五報反下同六又作救憮日素

威予慎無罪昊天大懼予慎無辜

威畏慎誠也箋云已泰皆言甚

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教慢我誠無罪而罪我。大音泰本或作泰徐勅佐反。

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許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為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大也昊天乎王甚

可畏我誠無罪而罪我是可畏也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事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為亂如此甚教慢無法度乃昊天乎王甚教慢為異耳皆以且為辭。傳無大。正義曰無

乃昊天乎王甚教慢為異耳皆以且為辭。傳無大。正義曰無教釋言文禮肉鬱亦謂之無。箋無教至法度。正義曰無故為傲慢下既為傲此亦為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

言其身且為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為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故其初即位皆許為亂之初生僭

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亂之初生僭始既涵

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韓詩作滅滅少也教音朔下同不別彼列反亂之又生君

信讒。箋云君子斥在位者也在位者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庶遄沮

此亂庶幾可疾止也。箋云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庶遄沮

子如祉亂庶遄已。祉福也。箋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

音耻已。疏。亂之所由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

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真偽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

自容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興所以狂殺無辜致此大亂也

又言政令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

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

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

鄭唯以僭為不信涵為同言信與不信同之。初生讒言遂生餘同。傳僭數涵容。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言入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僭不信至不

別。正義曰此亂之初生是本其所由故言初生亂萌以人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察是非則偽辭不入讒言無由進也王由明不燭下於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讒人

得自是生心以進讒害賢遂使王殺戮無辜是生亂也。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為宜故易傳也。箋君子至所生已。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為在位者以止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也。讒人之能害善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王刑殺無罪必朝有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之罪人必詢諸朝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君子屢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之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則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發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皆音佩見賢遍。住反長丁文反又直良反要於選反數音。皆音佩見賢遍。反下。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逃也。箋云盜謂小人也。盜同。君子信盜亂是用暴。春秋傳曰。者窮諸盜。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餒進也。餒沈。匪其止共維王。之印。箋云印病也。小人好為讒佞既不。其職事又為王之印。作病。共音恭木又作恭印其。反好呼報反共音。

恭本亦作供。疏。君子至之印。正義曰上既言亂之生此又為于偽反。疏。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其亂是川之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亂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其者此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為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目也。傳凡國至相要。正義曰言此者解屢意非此時而盟即為屢也。言凡國有疑謂於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益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屬上為句。義亦義也。傳盜逃。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為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箋盜謂至諸盜。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解其言盜之意以為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春秋傳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諸君者曷為或称名氏或不称名氏大夫殺君称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謂士也。士正自當称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

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丈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
死刑輕重也傳言窮者盡也殺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
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是惡
名或引以證盜為小人也公羊傳立等級者言其正例耳其
餘文異者皆有變

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覓覓兔遇犬獲

之變奕大貌秩秩進也莫謂也覓覓兔也變云此四
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忖度謂人之心故列道之

爾雅注也大道治國之禮以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奕
音亦秩音秩莫如字又作漠同一本作護按爾雅漠漠同訓

謀莫功謂為勝村本又作寸同七損反度者洛反注皆同躍
他履反第七成反遇犬如字出讀作遇非也知音智按古如

反馴音旬。疏奕奕至獲之。正義曰謂人為護自謂密
又音育。此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大之寢廟君子

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
之彼他人而有發憤之心義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

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傳讀兔至狡兔。正義曰蒼
頡解詁云兔覓大兔也大兔必狡兔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

郭邊者海內之狡兔是也。變此四事至田犬。正義曰此
四事以尊卑為先後大獸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為尊故寢廟

在大獸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寢廟者周禮注
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

所造而言君子者悶宮曰新廟奕奕矣斯所作彼奚斯君子
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

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彼獲
耳遇非犬名故工兩云言其難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

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兔知是犬之馴擾。在梁柔不君子
者謂田犬也犬有守大田犬故辨之。

在梁柔不君子

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在梁柔意也柔木樹桐梓
漆也箋云此言君子編書

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
彼亦可於已亦可是之謂行也。在而其反梁音甫數所主

反注同倚於互反梓。蛇蛇碩言出自口矣。蛇蛇淺意也
漆上音丁下音十。

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巧言如簧顏之厚
由心也。蛇以支反行下孟反。

矣箋云顏之厚者出言盡為
疏言在梁柔厚矣。正義曰
而不不知慮於人。簧音黃

疏言在梁柔厚矣。正義曰
而不不知慮於人。簧音黃

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行之言亦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然淺意之。犬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數也。巧為言語結搆虛辭。速相符合。如筵中之篋聲相應。和見人不知。熱愧其顏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木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對而文公也。傳示不特用梓漆。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栲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不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箋云。榛栗栲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而惡之。故曰何人。麋本。無拳無勇。職為亂階。也。拳力又作擘音。音。馬路反。既微。云言無力。勇音。謂易。誅除也。職王也。此人主為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拳音。權徐。已。表反。易。夷。政反。既微。且。腫爾勇伊何。附屬為微。腫足為腫。箋云。此人居下濕。勇尹何何所能也。腫市勇反。附戶諫反。胸。為猶將多。脛也。場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腫諸勇反。

爾居徒幾何。箋云。猶謀將大也。女作。謹。佞之謀。大多。女。以。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幾。居。豈。反。往。同。犬。音。泰。又。如。字。傍。音。素。疏。彼何人至幾何。正義曰。疾。謹。佞。之。人。謂。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且。有。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人。既。脚。解。有。微。之。疾。而。兄。附。且。有。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為。况。復。無。之。而。敢。取。為。此。惡。佞。作。為。謹。佞。之。謀。大。多。故。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人。而。能。為。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衆。教。之。也。傳。水。草。交。謂。之。麋。正義。曰。釋。水。文。箋。何。人。至。日。何。人。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附。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識。而。曰。何。人。者。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公。之。也。謂。之。何。人。片。其。姓。名。為。大。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傳。許。揚。至。為。植。正義。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既。微。且。腫。然。後。為。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郭。璞。曰。氣。脚。脛。也。高。塘。也。然。則。膝。脛。之。下。有。蒼。腫。是。步。水。所。為。故。箋。亦。云。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腫。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濕。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恭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蘇也。蘇也。皆。疏。何人斯。八。全。厚。章。

六句至絕之。正義曰何人斯百兩公所作以刺暴公也暴公為王卿士而於王所說諸蘇公令使獲譴焉故蘇公作是

入我門

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

知言其世堅固似不妄也暴公諸已之時以與之乎今過我

國何故近之我眾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其姓

名為大切故言何人。又與音係下。伊誰云從誰暴之

云所言也。箋云言我者是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疏。彼何

之云。正義曰言彼何人乎與暴公俱見於王之人此其持心

甚難知也。迹同諸已貌似不妄故難知也。又言此其持心

公諸我之時。或想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梁而

不入我門。以見我乎。得不由諸我意。勸而不得。來也。猶異其

不然。欲與和好。乃謂解之。曰。今諸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

乎。維乃暴公之所云。且言爾。惟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

皆為維。鄭皆為是。則此亦當以此為異。○箋。梁。魚。至。不。妄。○

正義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迹。在。國。門。之。外。也。下。云。

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

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蘇。之。而。云。

其。心。難。知。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

匪。妄。貌。又。何。疑。則。諸。已。必。矣。非。難。知。也。○箋。由。此。情。而。何。人

意。正義曰：心疑何人，謂已得高異，其不然，故既設疑，言復

開解之，初疑何人，與暴同，諸旋即復言，維暴獨云一疑一舍

非他人，教示皆出己之情，且故云由已情而本之，開解二人

何人之意，若何人實不共謀，欲使不復猜，已還與和親，二人

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言我，箋云二人者

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維，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出

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言，我乎。言音，我見賢

遍反，遣遣戰反，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箋云女怒者

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疏二人至我可。

乎，何更於已薄也。日而乙反，已音紀，疏正義曰：言暴公

與其侶二人相從而行，以見王維，作我此禍，而令王譴讓，我

乎，汝從暴公行者，若不與暴公，若我何故，近之我魚，梁而不

入門，弔言我也，汝始若能於我，其厚不如，今日汝今云，何不

以我為可，言我有何行，不可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言乎

知已被譴，而不言，疑其譏已，而內慙。箋云二人至言我乎。

正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與其

侶，侶即何人也，疑其與暴同情，故非而誑之，以見意耳，禮弔

生曰：言既言為禍，而責人，不言知蘇公，已得譴讓也，謂以各

讓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見何人之其梁，陳

是不奪其國，明是譴責而已，未加刑殺也，言言者，雖不奪國

以彼罪，當弔之弔生，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

曰：言不必失國也，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

不見其身，陳堂塗也，箋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文即不

覩女之身乎。晴，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箋云女今不入

平，皆疑之，未察之辭，疏，彼何至于天。正義曰：又研窮何

人，魏九位反，或作愧，疏，人言彼何人乎，汝若不謂我何故

近之我館舍之庭，使我得聞其音聲，不得親見其身乎，得不

謂我乎，意慙而不來見我也，汝不來見我，而不弔，言我是不

慙，愧於人，又不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

使，吉有賀慶，凶有弔，言所以敬天道，示慙愧，故不相弔，言為

不愧人，不畏天也。傳陳堂塗。正義曰：釋宮云：堂塗，謂之

棟，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正義

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禁為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

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述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

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此

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此

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此

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此

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此

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此

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此

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此

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此

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此

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此

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此

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此

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此

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祗攬我心飄風暴起之風攬亂也箋云祗適也何人

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

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哉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

飄辭遙反疾風也沈又方疏疾如飄風○正義曰以其徑

消反祗音文攬交卯反○疏來而徑去知為疾也非在道

急速故下章爾之安行亦不遑全爾之亟行遑脂

言其安行○爾之安行亦不遑全爾之亟行遑脂

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指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

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亟紀力反脂音支肝九于

反疏爾之至其肝○毛於下章以祗為病言使我病是使

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正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

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

之車汝住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諸我則一者之來

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遣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

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肝與下俾我祗也文之皆

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鄭以肝為何久病為異餘同○

箋一者至何病○正義曰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

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為來見蘇公不得為見王也且蘇

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

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為不病下反之已為

得安是章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也箋云還行反也

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又之此事為其情之難知
已又不欲長怨故諺之以此言。貴古亂反諒音亮詛側助
反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比此志反索疏伯氏至爾斯。
素洛反為其于偽反長如字又張文反疏正義曰既窮之
而不得其情已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諧故言有伯氏之
兄吹壘又仲氏之弟吹篪以和之其情相親其熱相應和矣
言我與汝何人其思亦當如伯仲之為兄弟其情志亦當如
薰蕕之相應和不當有怨惡也何者我與汝俱為王臣其相
比吹如物之在繩索之貫宜應和相親何由汝之誠信而不
使我知而令我疑也若實不諧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
以詛盟爾之此事使讓否有決今我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
欲長怨故也。傳士曰薰竹曰篪。正義曰士曰薰漢書律
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墳古今字異耳法云墳燒土為之
大如鴈如鄭司農云墳六孔釋樂云大墳謂之鼎音呼孫炎
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墳燒土為之大如鴈子銕上平氏
形似稱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文云大篪謂之沂李巡曰
大篪其聲非一也鄭箋曰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
孔上出徑三分橫寸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師
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亡也世本云暴辛
公作墳蘇成公作篪誰同古史考云古有墳篪尚矣周幽王

時暴辛公善墳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為作諺矣世本之謬
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即不
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
也故鄭以為喻王南亦云我與汝同寮長幼之官如蘇墳之
相和與鄭同也。傳三物至以辨。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
曰鄭伯使卒出豕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服則豕也並
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豕
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司盟曰盟
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彼不
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
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
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肯
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此禮以信
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義十一
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信閑詛諸五父之衢定六
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
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為王臣蘇公
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自詛之
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
之所用也而巳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

則鄭伯使卒出殺行出犬雞... 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為子... 都去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誑之百人為卒出一殺誑... 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誑之每處亦止用一殺... 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豕... 者於時鄭伯使之誑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 為等級耳此豕犬雞誑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 說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與殺以盟孔埋者時太子未立不敢... 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 謂誑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王敦辟盟遂後... 之贊牛耳挑刺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 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埋以豕下人君牲... 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且若臨時假用其礼... 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為鬼為... 楚師登子反之辨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賦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賦短狐也覲姑也

賦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然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 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賦音以沈又音賦狀如龍三足一... 各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合沙射人一作此好歌以極... 云射人影。覲土曲反姑力刮反面醜也

反側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

以字本疏為鬼至反側。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 而見不須與我為誑今汝有覲面目乃見人也瞻視於人無... 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披寫汝情不與我盟... 誑乎以疑爾諸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 情真得其實也。傳賦短狐覲姑。正義曰供範玉行傳云

賦如龍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賦淫女或... 亂之氣所生地陸機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 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 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飢其瘡如疥是... 也頭姑釋言文孫炎曰覲人面姑然說文云覲面見人姑面... 覲也然則覲與姑皆面見人之貌也。傳反側不正直。正... 義曰供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則知側是不正直也反側... 者翻覆之義故箋以為輾轉申傳不正直之義其意與傳同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巷伯

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為近故
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譏人諧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
巷伯故以名篇。巷伯官名也寺如字又音侍奄於檢
反官本或將此注為序文者近附近之疏下近嫌同。疏
巷伯七章上四章章四句次章五句次章八句卒章六句至
奄官。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
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為此官也官下有兮術字定本無巷伯
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箋巷伯至各篇
。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
賢其命天官序官云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
其此官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也釋官云宮中巷謂之壺
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水巷是宮內道名也
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
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
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為長主巷
之伯在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各內小臣時人以其職
號之稱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
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同掌官內是相近也寺人自傷譏
作詩輒名篇為巷伯以其官與巷伯相近譏人諧寺人寺人

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巷伯名
篇以所掌厥同故恐相連及也
妻公斐公成是貝錦

與也妻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餘賦之貝文也與者喻譏人集作已
集采色以成錦文。妻七西反斐孚
本或作非餘賦直基反貝黃白文曰
餘賦反彼譖人者亦

已大甚也。大音泰注同徐勣作反
疏 妻公至大甚也。

彼眾采而織之使斐然若斐然若令文章相錯以成是貝文
以為其錦也。以與譏人集已諸過而構之令過惡相積故成
是懲狀以為已罪也實無罪而譏之使得重刑故傷之云彼
譏諸人者亦已復為大甚言非徒譏譏小辜乃至極刑重罪
是為太甚。傳妻斐至錦文。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是
斐為文章之貌妻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為文章相錯也錦
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箋歸文至貝文。正義曰解錦文
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賦之貝文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賦
黃白又餘泉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邕曰餘賦貝甲黃為質
白為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陸機疏云貝水介
蟲也龜鱉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其象古者質貝是也
餘賦黃為質以白為文彩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珠貝其白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具大者當有至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怪獸寶物也
咳兮後

兮成是南箕

咳大貌南箕箕星也後之言是必有因也
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

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
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且而蒸盡縮室而避之自
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
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
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
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寸不間居吾冷子勿吾亦勿
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柳下惠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
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
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箕云
箕星也然雖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
罪猶因箕星之變而侈大之。咳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玉
篇尺絀反又昌阿反侈尺是反又式是反辟音避下同釐力
之反寡婦也依字作變放甫往反蒸之升反縮所六反又作
捕同閭間則之間又音閉經紆甫反又紆具反本或作物究
甫反踵章勇反彼諧人者誰適與謀等云適往也誰往
足根也棘音洽

多且巧。適如字主

疏

咳兮至與謀。正義曰記言讒人
集或已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

初本相去咳然寬大為踵考其又後之更益而大為舌舌乃
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踵己咳又後之而為舌故
也以與讒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為始今其又構之更增而
其為終考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以成者亦因始有嫌
又構之而為終故也言已辟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已之所
悔也因有小嫌陷已如此彼讒諧人者誰往與謀乎向多而
能巧也。傳咳大至於星。正義曰咳者言其寬大咳咳然
故為大貌二寸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
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若使踵本太狹言雖小寬不足以為箕
由踵之二星已咳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爲箕也箕言
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為狹耳其實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為
咳兮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
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為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
舌得侈之而為箕暗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而事有嫌
疑故讒者得因之而為罪也言顏叔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
審之事以此之類叔子納鄰之釐婦雖釐婦亦不可
家到戶說好否難明是不審也放乎且蒸至於日也蒸是
之細者捕謂抽也言燭又言薪則初執燭以然薪盡乃抽

取室章以繼之也先言放乎且已之為總自言其然及以至
且乃更覆說新盡抽室之事其實蓋攝攝至是未且時也吾
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
堂女子在房不得間雜在一處而居若六十則間居也此大
十據婦人言耳男子則七十內則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是也
必男子七十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道衰故無嫌也言今子
幼吾亦幼者止謂未老耳非擇也抑下惠固可者言按下惠
貞繁之名素已彰者固當如是可於吾身為此則不可也彼
婦人之意將以吾之不可使學抑下惠可者言已不得學也
孔子曰欲學抑下惠可者未有由似於是者言曾人如此為
行取高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畧有
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顯教子之事非所引也傳言此者
證避嫌之事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奸淫其所嫌者不
必即是男女是非之事。笑隱狹而舌廣。正義曰定本踵
作踵其緝緝翩翩謀欲諧人。緝緝口古聲翩翩往來貌
嚴俱通緝緝翩翩謀欲諧人。緝七立反說文作旨云
萬誣也又子立反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慎誠也
翩翩字又作扁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疏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為
誠者惡其不誠也。惡為路反疏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為

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為說諧之言
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
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為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
捷捷翩翩謀欲諧人。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言捷捷猶翩翩也翩翩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

界豺虎投棄也。界必二反下。豺虎不食投界有北

而方寒涼而不毛。有北不受投界有吳吳吳天也。吳云付。疏

彼諸至有吳正義曰豺虎若不肯食當陳示有地太陰之

御使陳殺之若此不肯受則當陳示吳天也豺虎之食人寒

曰惡惡如巷伯言其死之甚。傳此方至不毛正義

處故棄於彼欲陳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揚園之道猗

士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也揚園之道猗

手畝立揚園園名猗也。畝立名箋云欲之揚園之道

反徐於恒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寺人而曰孟子皆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

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疏楊園

自傷將去此官也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

之。正義曰寺人以身既得罪恐更濫及善人故戒時在位

於揚園也以興譏人欲行譖大臣之法亦當毀害於小臣而

子者起發為小人之更譏而作巷伯之詩使凡百效衆在位

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長故特憂之當云作賦詩定本

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訓自與經在事非

也。傳揚園至立名。正義曰釋立云如畝立李延曰謂

也。傳揚園至立名。正義曰釋立云如畝立李延曰謂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
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三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一 四〇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疏

章六句至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
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行之大者幽
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使朋友之道絕焉言
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
皆言朋友相棄之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
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
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
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
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為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
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
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
云移風俗皆變惡為善也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下

俗薄皆謂變善為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

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

也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強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

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體

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誦訓掌道方以

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乃其子之與朝辭大伯

之在勾吳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習習谷風維

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強改之耳。習習谷風維

風及雨與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變云習習和調之貌東

志則恩愛將恐將懼維予與女變云將目也恐懼前遭

成。谷音穀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恐立勇反注將安將樂

下同女音厄本又作阮於革反難乃且反。將安將樂

女轉棄予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變云朋友無大故則不

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集音洛疏習習至棄予。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生長

注下皆同疏之谷風也維此生長之谷風能及於膏潤澤

陰雨以行其潤澤田風雨相感故潤澤德行以與良朋相親

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恩得成朋友恩愛相須

若其事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為且忠且懼當遭若厄之時維

我與汝獨受此難纔得且安且樂志達之時汝何更棄我乎

不念恩愛之時也。箋東風至閨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

谷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為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

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為文故云風而有雨則潤澤行

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

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澤。傳言朋友至相棄。正義曰言

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葛履序口具其機巧趨利是也

己窮彼達是窮達相棄也。箋朋友至之甚。正義曰朋友

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

謂惡逆之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達居處安

樂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薄之甚也以序言

俗薄故於習習谷風維風及頽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

此明之。習習谷風維風及頽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

而成。頽徒雷反上時掌反將恐將懼實予子懷箋云實置也置

已也。實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箋云如遺者如人行道

之也。實將安將樂棄予如遺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疏習習至如遺。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

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使之焚轉而升

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使之焚轉而升

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使之焚轉而升

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使之焚轉而升

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使之焚轉而升

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使之焚轉而升

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使之焚轉而升

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使之焚轉而升

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使之焚轉而升

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使之焚轉而升

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使之焚轉而升

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與良朋能佐於善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率而成也。德既由友而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何為汝本且且恐且懼若巨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省無心念我也。傳頌風至而成。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頌扶搖謂之炎李烈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頌頌下也。扶搖暴風從下上升上故曰炎焚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頌迴風從下上曰炎然則頌者風從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為頌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頌雅習習谷為炎不復為頌也。詩言頌頌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崔嵬山巔也。雖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之時草不枝葉猶有萎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不枝葉猶有萎。高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崔祖回反嵬五回反又作嵬。養於危反長張丈反下同。篇若若反。志我大德思我小怨。成之謂也。堯云大德切。堯以道相疏。習習小

怨。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若生長之谷風也。入屋猶善能生長之故維山崔嵬之上草木皆能生長之以與良朋白善能切。磋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窮達不互相棄。然草木之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以與道德之進益雖至以成厥之功百事通曉無能使色不有怨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小而有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故何為忘我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傳雖盛夏至。雖盛夏萬物茂壯也。以其大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稿者。定本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此言至小訟乎。○正義曰維山崔嵬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而下與草木相連。明是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也。平地沃衍之士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難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萎稿者以為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云。猶有萎稿者為不互萎稿是不據山巔明矣。若然東風為

谷風實取生長之義要風以四方為名非以四時立無則夏
之東風猶為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
唯其常詩人不應舉以為喻故知言草木萎禰謂夏時
也木大成一衣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者一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蓼莪上音六
下五河反養餘亮反注除鞠養也藪養也二字餘並同

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待養
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是
也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箋不得至得見。正

義曰經言衛血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
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
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稱亡連言病者以亡必用

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扶持左右孝子之恨最在
此時故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興也蓼莪長大貌視之
言之

以為非莪故謂之蒿與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
識其事。蒿呼毛反長張文反下皆同思息嗣反。

父母生我劬勞

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

正義曰言蓼莪然長大者正是莪也而不精審視之以為非
莪反謂之維蒿以與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不

精識視之以為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也以已二親今日病
在身任役中不得待養精神昏亂故視物不察也既不得然

養又追而為恨言可哀之又可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其
病勞矣今不見其亡所以深恨。箋我父母也其生長我其

視我以為非莪亦是你者身視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
但作者憂思之深每事皆不精識故舉視我為蒿以喻眾事

皆然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故舉視我為蒿以喻眾事
識其事謂眾事不精識非獨我也

蓼莪父母生我劬勞

也。瘁云瘁病

反。疏傳。藪。去。反。藪。陸。機。疏。云。世。蒿。也。二。月。始。生。七。月。
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餅。之。莖。莖。矣。維。蟲。之。
角。似。小。豆。角。斂。而。長。一。名。馬。蕭。蒿。

取餅小而豐大整盡也箋云餅小而盡豐大而盈言為豐
取者刺王不使富分省眾恤寡○餅滿丁反盛苦定反

豐音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寡也箋云此言供養
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

則靡至箋云恤憂廢也孝子之心姑待父母依然以
為不可斷頓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

見如入無所至○姑音戶疏餅之至靡至○正義曰豐器
韓詩云沽頓也特持負也

少酌餅不使小餅先竭今餅之既盡矣而豐尚盈滿是為酌
豐者之取也以與民有富而多丁貧而真弱治民者當多役

王之取也今王不以為兩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故因此以
恨言寡矣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尚寡况我尚不得終

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之久矣言已雖生不如死之
已父也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沽無母何所倚持已無父

母出門則以中心街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親見
行田野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箋餅小至恤寡○正

義曰釋器云小豐謂之炊孫炎曰酒罇也郭璞曰豐形似土

大者受一斛是豐大如餅也言餅盡矣對豐盈言為豐盈者

是為主豐者之下即酌音也以豐大似富眾餅小似貧寡然

酌也猶上之賦役亦富貧並對俱以代之則當多役富而少

不酌之辭猶徧役貧寡而富衆不行故言取者刺王不使富

分貧眾血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眾者寡者之役

而共之也言餅盡則豐盈矣豐既無情之物終不以自盈為

恥故知是為豐者取以喻王取也○箋孝子至所至○正義

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以非賓

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既焉歸焉時實
為其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父兮生

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入腹我鞠養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

音故覆芳福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云之德是也然
天乎我疏父兮至罔極○毛以為此言父母生養之恩已
心無極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任以

善我父附循我起上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切之痛以告於天。鄭以腹為懷抱為異。傳腹厚。正義曰釋詁文。箋父方至懷抱。正義曰上章總言父母此分父母而說之故云父方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已為養焉我承附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為起也言覆育者謂其寒暑或身體姬之覆近而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也故為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反覆之也腹我置置之於腹故為懷抱以父母厚已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南

山烈烈飄風發發

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也言民皆

得養其父母我獨何害

南山至何害。正義曰孝子言已

故報此寒苦之害

亦從之若我本從後苦於南山值

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然常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為至難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日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皆不皆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害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

者皆以己刺彼故言他得孝養已獨養苦此則怨孝之常辭且虐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附象之人故作者言已偏苦得稱民莫不穀我獨不卒。箋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律律猶烈烈也民莫不

穀我獨不卒

自哀傷也。卒子也反重自用反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

是詩以告病焉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

疏

大東七章章八句至告病焉。正義曰作大東之詩

譚之大夫作是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已國之病困焉此

皆是以至於病是為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也七章之

文及傳箋皆刺賦愈重薄無怨力役之事故哀我憐人箋云

其賦斂非力役也但王數徵賦頃轉輸之勞即是役也

四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怨財盡故唯言賦重賦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衰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聚官廢職由此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言病者雖七章皆是若拍事而言則哀我憐人亦可息也是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人東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人東敏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為己怨而主政大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三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為譚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明大夫海任於亂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箋譚國至彼譚。正義曰解譚大夫而序言東國之意也莊十年齊師破譚是春秋經也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者證其在京師之重也。有

饒簋有栳棘匕

禮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祭饗饋以什爵等為之牛禮之數陳與者喻古者天子之禮也。禮音禮。饒音饒。簋音簋。栳音栳。棘音棘。匕音匕。

簋音軌。殽音孫。栳音剗。又其牛反。下章同也。必獲反。獲於恭反。始於反。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

如砥其直如矢。賦平均也。如矢賞。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賦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乎。小人又皆視之其之無怨。共音恭。本又作恭。

瞻言顧之濟焉出涕

瞻反顧也。瞻弟下貌。箋云言我

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瞻音卷。本又作。瞻音體。為。疏。有饒至出涕。正義曰言有饒然滿者簋中于為反。疏。黍稷之殽也。有栳棘者。載肉之匕也。客始至主人以簋盛殽以匕載皮而待之。是主人供祭之意。於賓客厚也。以與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與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制其直如箭矢。然其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所以覆而行之。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以視而行之。以周道復其厚。小人視其平。是上下相和。舉世安樂。今此二者於前世已過而去。瞻然迴反。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豈不可痛。

瞻音軌。殽音孫。栳音剗。又其牛反。下章同也。必獲反。獲於恭反。始於反。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賦平均也。如矢賞。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賦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乎。小人又皆視之其之無怨。共音恭。本又作恭。

由此濟焉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偏役也。傳錄滿
至赤心。正義曰：蓋以盛殯錄為其狀，故知錄滿，蓋貌也。主
人共實，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
皆簋盛，稍梁，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據為七之狀，故知長
貌。雜記云：已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
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既大，故須
以七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法亦言七，所以
載牲體，牲體即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
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
賓客之七，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
為喻。箋：殯者至天下厚。正義曰：箋：殯者至天下厚，所以
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知者聘禮，賓初至大夫，師至於館，宰夫
朝服設殯，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權致小禮，彼注云：食
不備，禮曰殯，對殯，殯之大為不備，司儀注云：小禮曰殯，大禮
曰殯，錄是也。言凡殯，以其實，錄為之，年禮之數，陳者掌客
也。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殯五牢，公殯三牢，侯伯殯四
牢，子男殯三牢，男殯三牢，大夫殯三牢，士殯二牢，大夫殯四
牢，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注云：凡大行人宰史設文，從言者
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錄，錄尊其君，以及其臣，以
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爵，出則食，二牢，錄五牢，七牢。

大夫也。則殯大牢，錄三牢，爵士也。則食少牢，錄大牢，此
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
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也。陳者依此數，陳列以與之言，比證
殯之所用，是時客之禮也。知者，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
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贈言，顧之傷，其不見
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
困役而刺王，則與天下同怨，故知喻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
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不出於周也。傳如砥，至不偏。
正義曰：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磬川，以砥石能磨物，使平。
故比貢，砥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此賞罰不偏也。砥言周道，則
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知砥
此貢，賦矢比賞罰者，以王道所行，准此事耳。此為貢賦之偏，
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取均平之義。貢賦之外，准賞罰耳。
故以矢比之，傳因有二文而分之耳。其贊貢賦，賞罰皆平，皆
直理亦兼通，故下箋云：砥矢之道，獨為貢賦，而砥矢並言，是
得兼通也。故此篇怨政偏斂，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者，以
言周道為事，所可平直者，即貢賦賞罰耳。故因而盡言，以
暢之。且絮絮衣服，藉藉佩飾，是飾賞所及，亦是賞罰不平也。
○箋：此言至無怨。正義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慶相
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

履其恩厚而法倣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
先上二事故彙分以當之地也言君子所履者明已今賦歛之
偏亦由時在命貧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位君以小東大
致於偏故五音以下刺其空官發職與此相首尾

東行抽其
空盡也箋云小亦於東夫亦於東言其政偏失也矣之
道也謂無他
反說文云云

糾葛履
箋云葛履夏履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
子譚公子
盡雖公子
見使行日
黜反履

以履霜
既往既來使
既往既來使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我心
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
也。政。疏。小東至心政。正義曰譚大

王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轉其幣而

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細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

也則天子亦當有報故此其所以然之也

有冽泉無浸獲新契契審歎

哀我憚人何寒意也側出曰仇泉獲艾也契契憂苦也憚

而寒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用也今譚大夫契憂苦

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因病亦猶是也

也字則宜作木傍契苦計反徐若結反

佐反徐又音但下同亦作羣腐音輔朽也

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也尚庶幾也庶幾於息也

用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至可息也毛以爲有固氣之仇泉無得稅倣我諱國之民人

也則新言惜其懇新不欲使仇泉妄侵之

不中用故也以與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

我諱國勞苦之民人不欲使周人極斂之

甚其事也又言新畜是獲刈之薪者尚以爲可存載於意當

斷而掌之以爲家用故不欲仇泉之所侵也况譚大夫哀於

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

故不欲周王之斂也此以仇泉比周王刈薪之人借已薪

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仇泉之侵獲

薪不言周王之斂譚人譚大夫有憂民之容刈薪者無惜薪

之崇皆互見也鄭唯獲爲木名尚爲庶幾又尚可載以對

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爲通故不

縱毛餘同傳例寒至憚勞正義曰十月云一之日栗例

是凶爲寒氣也說文例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仇泉亢出亢

出以出也李列曰水泉從傍出名曰仇仇則出是側出曰仇

泉也獲讀如獲稻之獲故爲刈也薪當折之即云刈者蓋木

之細者以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以有良

斂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雙獲落至爲新正義

曰獲落釋木文在釋木故爲木名其氏曰可作新皮

繞物不解郭璞曰獲音獲可爲木器素也陸機疏云今

其其葉如榆其皮堅剝之長數尺可爲繩索又可爲

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畦不安故易之**東人之子職然力**

不來西人之子祭祭衣服

東人譚人也來焉也西

貌箋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罪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

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

言眾官廢職如足而舟人之子能罷是喪舟人非其

已。來音齊注同。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衰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

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職官使搏能罷在真氏穴氏之職。罷

彼皮反。截音接字又作楫。近附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私

近之。近下同。搏音博。真莫歷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私人

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疏。東人至是試

衰羣小得志。僚力竭反。字又作寮同。疏。東人至是試

王政之偏。東國譚人之子主為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

見謂以為。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為常不懼之也。其西人京

師之子則有祭祭然鮮盛之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

不賦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致舟職之人之

能罷之皮。是為衣。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其私家之人之

子則百僚之官於其登用之。亦人得志驕貴也。此周道之言

已。所以偏苦。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為異。具在箋。○書。東

至鮮盛。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

之。大號快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詁文。以不被

勞。來為不見勤。故米微序曰。林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箋

東人至而已。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若則知西人為逸。豫西

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弊。賤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

衣。獨不能順時。况國人乎。此詩譚大夫所以告已國之病。首

不來西人之子祭祭衣服

東人譚人也來焉也西

貌箋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罪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

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

言眾官廢職如足而舟人之子能罷是喪舟人非其

已。來音齊注同。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衰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

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職官使搏能罷在真氏穴氏之職。罷

彼皮反。截音接字又作楫。近附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私

近之。近下同。搏音博。真莫歷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私人

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疏。東人至是試

衰羣小得志。僚力竭反。字又作寮同。疏。東人至是試

王政之偏。東國譚人之子主為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

見謂以為。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為常不懼之也。其西人京

師之子則有祭祭然鮮盛之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

不賦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致舟職之人之

能罷之皮。是為衣。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其私家之人之

子則百僚之官於其登用之。亦人得志驕貴也。此周道之言

已。所以偏苦。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為異。具在箋。○書。東

至鮮盛。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

之。大號快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詁文。以不被

勞。來為不見勤。故米微序曰。林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箋

東人至而已。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若則知西人為逸。豫西

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弊。賤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

衣。獨不能順時。况國人乎。此詩譚大夫所以告已國之病。首

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
 之世莫不愛受群小斥逐賢哲故議度之徒多有逸樂功成
 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長此
 其弊辭各有為不相害也。傳私人私家人。正義曰此云
 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按高
 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為王卿士稱其家臣為私人故傳曰私
 人家臣也有句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或以其酒
 便私人撰以臣仕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或以其酒
 不以其漿或醉於酒 鞞鞞佩璲不以其長鞞鞞玉貌
 云佩璲者以瑞玉為佩佩之鞞鞞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
 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鞞鞞胡天反字或作璲
 音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漢天何也有光而無所明
 云而無督察之實。監古。豉彼織女終日七襄豉隅貌
 反閭音開字亦作開。豉彼織女終日七襄襄反也
 云襄鴛也鴛謂更其肆也從旦莫七反一移因謂之。豉
 七襄。豉說文作岐丘反徐又丘婢反更音東歷也。豉
 或以至七襄。手以為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為官令其醉酒
 音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數者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醉

其德也維天之有漢仰盥視之亦有精氣之光其徒有光而無
 無明今佩璲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豉然三隅之形者被
 織女也終日七襄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見何曾有織
 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用乎。鄭雅言佩璲
 云是玉也故鞞鞞為玉貌豉瑞釋器文郭璞曰玉瑞也禮以
 玉為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
 者以瑞玉為佩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訓云韋韋
 鞞鞞刺素餐也其氏云鞞鞞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傳漢
 天至所明。正義曰何圖括地象云句精上為天漢揚泉物
 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
 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此天
 何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
 有名無用以為義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為義者以言監亦
 有光見嫌其光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為喻其女牛箕斗各自
 言其無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
 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摠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
 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為星名箕斗又有南北相配
 維畢畢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者牛女言其親箕斗言
 其用七襄再述其餘長庚一無所處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隱

言置辭使成文理潤色而已無義例也。傳跋踣貌襄反。正義曰說文云岐頃也字從七孫毓云織女三星跋然如。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跋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曰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箋襄駕至七襄。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鄭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即肆矣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每。辰為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書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能。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箱。睨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箱息羊反何鼓何可反。東有啓明西有長庚。謂明星。又音何星名牝煩忍反。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與續也。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有採天畢載。施之行。採畢貌畢所以備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

已疏。雖則至之行。正義曰言雖則終日歷七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來。去具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又睨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啓續乎又。有採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而已亦何曾見其採兔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與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傳何鼓至之箱。正義曰何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為何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一柯又三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大車箱也。傳日日至更續。正義曰言日出者旦猶明也明出謂晨。時也啓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更續釋文。日既入之後有明星信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

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曰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向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傳棟畢至掩兔。正義曰上言棟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篤篤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為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兔也。箋祭器至鼎實。正義曰持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又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執畢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為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之畢又取象焉。而維南有箕不可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為長。維南有箕不可

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挹與也。○義彼我。都口反沈作主挹音揖與矩。反徐又府佐反。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

北有斗西柄之揭。翕如也。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翕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

星不可以揭與其酒漿所以不可以簸揚者。維南有箕則何嘗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此揭下言酒漿則載翕其舌文不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初舌。又簸之須舌猶挹之傾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案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并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并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其名之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為南箕。為此也。傳翕台。正義曰言合者。以天星眾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眾相接其舌也。箋翕猶引至相近。正義曰。鄭以為為箕星躡彼而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者。謂星道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躡。因引之使相遠而為舌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

並興焉疏

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興焉。正義曰四月詩

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結怨於天
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興起焉是幽王惡化之所致故刺之
也經云廢為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
民莫不穀是怨亂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興者王
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怨
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八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
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
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關二時之祭後當復
關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
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案此
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縱如所
說聖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節
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為譏又行役之人固
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為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
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
如毓此言首章以發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彌隱多
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言廢闕多時反不恨
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為如適之祖皆謂

言往暑猶言適暑自雖四月為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
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
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
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
惡之喻各從其義毓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
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
毓之所說義亦不通案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
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為周基六月為尤盛則秋日為當
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
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為殘虐何
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
陳其漸何故幽王頌此二時中間獨闕關絕也又毓言以為
有慟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言不宜為幽王何傷先
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焉毛義也今使附
之鄭說唯一徂字異耳詳秋日之寒未知其時反言百卉具
以譬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則不相積累以
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比王身自言之
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
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
惡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慮各自為興不相因也其興之

日月先後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

為章次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盛而往矣箋云徂猶也

也四月立夏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與人先祖匪人胡寧

忍予 箋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

四月至忍予。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

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

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與三初即位雖為惡政矣未甚酷至于

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四惡如此故大

夫仰而諷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

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

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餘同。傳徂往至往矣。正義曰

徂往釋詁又也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是六月火星中

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為義喻王惡盛也由

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盛而往矣

其意出於左傳昭二年傳曰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

極也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

故知不取往為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

夫已遭王惡徂本其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

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

此往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

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

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東山是徂為始義也

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備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

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

盛而往矣箋云徂猶也

也四月立夏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與人先祖匪人胡寧

忍予 箋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

四月至忍予。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

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

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與三初即位雖為惡政矣未甚酷至于

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四惡如此故大

夫仰而諷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

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

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餘同。傳徂往至往矣。正義曰

徂往釋詁又也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是六月火星中

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為義喻王惡盛也由

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盛而往矣

其意出於左傳昭二年傳曰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

極也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

故知不取往為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

夫已遭王惡徂本其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

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

此往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

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

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東山是徂為始義也

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備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

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

此往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

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

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東山是徂為始義也

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備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

極也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

故知不取往為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

夫已遭王惡徂本其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

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

此往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

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

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東山是徂為始義也

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備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

極也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

故知不取往為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

夫已遭王惡徂本其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

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

此往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

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

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東山是徂為始義也

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備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

極也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

故知不取往為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

夫已遭王惡徂本其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

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

此往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

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

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東山是徂為始義也

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備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

極也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

故知不取往為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

夫已遭王惡徂本其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

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

此往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

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

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東山是徂為始義也

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備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

極也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

故知不取往為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

夫已遭王惡徂本其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

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

此往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

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

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東山是徂為始義也

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備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

極也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

故知不取往為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

夫已遭王惡徂本其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

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

此往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

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

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東山是徂為始義也

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備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

極也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

故知不取往為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

夫已遭王惡徂本其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

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

此往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

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

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東山是徂為始義也

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備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

極也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

故知不取往為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

夫已遭王惡徂本其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

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

此往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

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

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東山是徂為始義也

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備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

鳳非鳥也何故貪殘驕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鱣也鱣也長
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今賢者非鱣非鮪也何為隱遁避亂如
魚之潛逃於淵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德道不可
得而用所以大亂而不振也○鄭以為王政亂虐下民逃藏
言若顯若鳥可能高飛至天非鱣鮪之小魚亦潛逃於淵也
非能然為驚駭避害也○與民不欲逃走而逃者豈非能
然而然者為驚憂思亂也故也○傳鱣鮪至處淵○正義曰
說文云鱣鮪也從魚而為聲字異於鱣也鱣之六書只名鱣
孟康漢書音義曰鷗大鵬也說文又云鳥鷗鳥也鷗鳥言殺
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前
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鷗鳥也何則貪殘驕暴
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為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
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與鱣鮪道不丁得亦用
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賢人失德而與鱣鮪道不丁得亦用
政故○正義曰雙以上章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言言民不
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自言尺之用病故以為喻民逃走畏
亂政山有蔚薺隈有杞桋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
反不得其所傷之也○按居月反桋本亦作君子作歌維
黃音夷句音苟離音計棟所華反必藉欬反

以告哀

雙云告哀言

疏

山有一百良。正義曰言山之
有蔚薺之菜隈之有杞桋之木

是菜生於山木生於隈所生皆得其所以與人生處於安樂
以得其所以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憂失性草木之不知
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以告於一及在位言天下
之民可哀閔之也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
○傳棟赤棟。正義曰釋木文曰曰白者棟舍人曰棟名赤
棟也其氏曰白色為棟其色雖曰為名同江何闢棟可作
郭璞曰赤棟樹葉細而岐說也皮理錯矣好叢
生山中中為車網白棟葉負而岐為木大地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
不得養其父母焉。使如字已音紀下疏北山大

章六句三章章四句至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
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使不均也
朝夕從事是已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
所以憂之也經序圖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

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陟彼北山言采其祀

然故先言彼使不均也陟彼北山言采其祀

采相非可食之物前已行借借士子朝夕從事

役不得其事也。祀音起。借借士子朝夕從事

子有王事者也。箋云朝夕從事言不得

休止。借音皆徐音皆說文云強也。王事靡盬憂我

父母。箋云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

父母。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盬音古。

疏。陟彼至父母。正義曰言有人登彼北山之

非且矣。以與大夫循彼長遠之路者云我從其勞

此勞役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矣。所以

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已為借借然而強狀今為王

以朝繼夕從於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之事無不堅固

使已勞以堅固之今使憂及於我父。溲天之下莫非王

母由以不得歸故父母思已而憂也。溲天之下莫非王

土之溲莫非王臣。溲大率循循也。箋云此言

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溲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音普瀆音實。鯉魚佳反字又作。溲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

。正義曰溲大釋文釋水云。尚水涯際炎曰涯水邊說文

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僻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

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

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

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

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續是四畔。近水

之。言率士之續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東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然情異。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

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眾也。傳賢勞。正

義曰。以此大夫然已勞於事故。以賢為勞。箋以賢字自。故

揚傳言。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不均大

夫。以已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悲。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

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若役。此從事獨賢。猶下云。嘉我

末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四乳

彭彭王事傍傍。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嘉我未

老解我方將將壯也變云嘉解皆善也王善我

反從云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旅眾也變云王謂此事

或燕燕居息燕安或盡瘁事國盡力

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雙云不止也或不知叫

號或慘慘劬勞叫呼號召也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掌失容也

或淇樂飲淇水也

酒或慘慘畏咎雙云各猶罪過也或出入風

議或靡事不為雙云風猶放也

或淇樂飲淇水也

或淇樂飲淇水也

或淇樂飲淇水也

物以類聚時政者或勤者無事不為者定本集本並作議俗
本亦儀者誤也。鄭在鞅掌為異條同。雙鞅猶至促遽。
正善口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
以鞅掌為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
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鞅易是持
之負荷鞅持以趨走也促遽
亦具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周大夫悔將小人也

自悔也小人並疏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至小人

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其任惡負及已故悔之也以將進小

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

我子文以諸侯之良德未知於子玉况無將大車自

夫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每辭也

塵兮

大車小人之所將也。君子為之，不其勞以喻大夫而

今

位不在其職，愈負及已。故以衆小事為真，適自病也。

疏

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產。

居

已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已。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實

實，實者，人曰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

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其勞以喻大夫而

位不在其職，愈負及已。故以衆小事為真，適自病也。

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產。

已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已。

實，實者，人曰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下土

箋云明明上天喻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山也

以刺我征徂西至于先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

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心之憂矣其毒

遭亂世勞苦而侮仕○先音求更音庚○心之憂矣其毒

大苦箋云憂之甚心中如念彼其人涕零如雨

其人請共爾位以待賢者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之君○共音恭注下皆同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疏明明至罪罟

時能以其光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也

上者憂尊之極當以其明察埋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

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觀察勞逸不均令已獨

言我行往之西方至于先野遠荒之地其路之長遠矣

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其冬寒夏暑矣尚

歸其德久如此故我中心之為憂愁矣其憂之甚則如

之大若然由注於亂世以致如此故困若而悔之念彼明明

俱具賢者爵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佛候零落如雨

雖時無此人根本不隱與以待之也又言已勞苦一狀我豈

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恐觸其羅

網而得罪故不敢歸耳○箋明明至以刺之○正義曰言照

臨故知有日月之明察唯中乃然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

天中子

卷之六

七

下土

箋云

明明

上天

喻下

者當

光明

如日

之中

山也

以刺

我征

徂西

至于

先野

二初

吉載

離寒

暑

遠荒

之地

初吉

朔日

也

曰我事孔度是行而有事孔征役之言是述事明也述事者
 唯牧伯耳故知是牧伯之下大天也若然王之有臣曰諸侯亦
 使大夫行也知此非天子存皆諸侯使大夫若以工使之存
 省上不承王命適諸侯奉使有王至則當還不應云我事孔度
 歲莫不歸故不以爲王之大夫也牧伯部領一州大率二百
 一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度也前事未了後又委之可以
 言政事愈繁也如此則爲牧伯之大夫於事爲宜故也且牧
 伯之大夫不在王之朝廷今而爲王所若所以於梅切且然
 則牧伯大夫自仕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梅仕者此之勞後由
 王所爲故曰幽王不能徵具者王而使已多勞故怨王而悔
 仕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單言之直物
 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收下二伯之大夫不必專候牧之
 伯一人而已。箋共人至之君。正義曰下云請共爾位與
 此共人文同此大夫梅仕於亂世則思不亂而明德者仕之
 故爲以待賢者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恨滿王之惡編被
 天下士無二王不得更有天子然則請共爾位之君當出之
 所無矣而云念之若此大夫自梅本應坐待明君不當事於
 朝廷今仕而遇亂追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其人無故冒此
 亂出而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念也下章請共爾位正
 直是與勸友使聽天命不以爲念也

友維仕之正贊待之耳此所念者言我仕矣日月方
 亦念其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

際曷云其還歲事之至莫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為
 自謂其時將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或說尚不歸也

我獨今我事孔度心之憂矣我我不不懷歸畏此不謹怒

衆也我事獨甚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念彼其人

睠睠懷顧箋云睠睠有往仕豈不懷歸畏此謹怒

疏昔我至蒞怒。毛以爲大夫言昔我初往向野之時

時云其得旋歸乎至得早歸也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

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得閑逸念我獨憂衆事今我事甚

繁衆也由此心之憂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閑暇之時憂
 若如此悔仕於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睠睠然焉懷反顧
 欲往仕之恨不隱以待而道此勞也既遭此若豈不思歸乎
 我誠思歸畏此謹怒而不歸耳。鄭唯方除爲日言往至

於先野之時四日中也於平而望旋反餘同。傳除除陳生
 新。正義曰上云二月初言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
 月也下章云日月方輿傳曰暖即春温亦謂二月。箋四月
 至不得歸。正義曰四月為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
 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數
 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后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方除
 之下即云曷云其還是至即望歸故云至于先野以四月自
 謂其時將即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之辭若歲莫得歸不
 須發此言矣故云乃至歲晚尚不歸也凡言往矣似始行
 之辭此得為往到先野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為
 始行據彼言之為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往彼之辭故
 謂初到彼地為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
 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輿文與此同洪
 範庶幾曰燠曰寒寒為冬則燠為夏矣若毛以方燠為二月
 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雷不可云燠且爾雅雅雅
 燠且爾雅雅雅四月為除故據以易傳也

月方輿 輿於六反燠音暗又加緩反。曷云其還政
 益也何言其還政

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叔 蹙促也箋云愈猶
 益也何言其還政

昔我往矣日

至於政事更益促也歲聿乃至采蕭穫叔
 尚不得歸。蹙子六反獲戶郭反叔音叔

詒伊戚 戚憂也箋云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貴此憂悔
 仕之辭。遺唯季反下同冒莫報反又丘北反。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 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豈不懷
 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豈不懷

歸畏此反覆 見罪。覆芳福反注同。嗟爾君子無
 見罪。覆芳福反注同。嗟爾君子無

恒安處 箋云恒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君
 無常安之與謂當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式穀以女
 靖謀也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共具式別穀善也

有明君謀其女之爵位 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
 有明君謀其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

或作右又 **疏** 差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亂又
 或作右又。疏。差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亂又

深戒之嗟乎汝有佳味仕之 君子人之居無常安處之
 深戒之嗟乎汝有佳味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處之

不要以仕官為安 且安以行命勿汲汲求仕當有明君
 不要以仕官為安。且安以行命勿汲汲求仕當有明君

謀具汝之爵位其士有於正且之人於是與之為之者此明
 君能得如是為神與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必當用汝矣勿
 以今亂世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為神明
 聽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箋云女至擇
 木。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汝是知未仕
 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也安安而能遷者無
 明君當安此者道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往仕之是出處
 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而居臣之
 君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也禮文也孔
 子曰鳥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傳靖謀至也曰直。正
 義曰靖謀釋詁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
 直為正正曲為直此傳解正直耳彼文也彼社預注云正直
 為正正已之心正曲為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為說論語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箋是使至
 則是。正義曰人之窮達在於上天貴賤生死命皆先定故
 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其兆非可
 智力求非可以進取所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為此也大夫自
 遭困厄悔於進仕故與友偕德以待遷君此詩是令其友聽天
 之處分任命之窮達不及及求仕之辭也又爵位是君所設
 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爾又爵位言汝位者以位無

常王賢人則是也其友賢者。嗟爾君子無恒安息
 有此位分故謂之。汝位也。嗟爾君子無恒安息
 也。靖共爾位如是正其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也。箋云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
 將助女以六福謂禮是明君道施行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附釋音目毛詩註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二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三

四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鼓鍾刺幽王也疏

鼓鍾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曰

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疾屋河注云：昭王時，鼓鍾將將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

箋云：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將，七羊反。湯，音傷。此，志反。為，平。偽反。下同。犧，象素。素，何反。皆，鑄名。王音義。淑人君子，懷允不忘。箋云：淑，善懷。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疏：鼓鍾至不忘，毛以為言幽王會諸

之鼓，擊其鍾而誓，將將然。十兵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云諸侯，而其樂不與此比，故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復

悲傷傷其失所也故相念也。古人言古之善人君子其於禮樂
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志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鄭以此為正
樂為異其文義則同。傳幽王至憂傷。正義曰：王者象功
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也。今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此所謂
鼓其淫樂是也。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為淫樂。王其曰所謂
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為王肅云
凡作樂而非所謂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
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
知二者誰當毛首也。言會諸侯淮上。獨自作樂。明其有會樂而作之。故
奔會諸侯也。箋為之至尤甚。正義曰：儀象不出門。嘉樂
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子辭也。服虔云：儀象不出門。嘉樂
也。嘉樂鍾鼓之樂也。引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
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大也。與彼之到者以證樂事。故先言
樂也。傳言淫樂。變易之為先王之樂者。以平章所陳是先王
正樂之事。與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也。
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
音四聲。凡謂以雅以南。既以其正。直廣所及。以箒不借。又為和而不
習。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上不知幽王為作先王之樂於
淮水之上。耳。元。百之說。箋義為長。如疏此言不信。毛為。買者

如疏不知向為如此作。故不言也。鼓鍾喈喈淮水泚泚

泚泚憂心且悲。泚泚憂心且悲。泚泚憂心且悲。泚泚憂心且悲。

德不向。德不向。德不向。德不向。德不向。德不向。德不向。德不向。

鼓鍾伐鼓。鼓鍾伐鼓。鼓鍾伐鼓。鼓鍾伐鼓。鼓鍾伐鼓。鼓鍾伐鼓。

三洲。三洲。三洲。三洲。三洲。三洲。三洲。三洲。三洲。三洲。

憂於淮水。憂於淮水。憂於淮水。憂於淮水。憂於淮水。憂於淮水。

之變動容貌也。之變動容貌也。之變動容貌也。之變動容貌也。

不肯若今之幽王。不肯若今之幽王。不肯若今之幽王。不肯若今之幽王。

類法為病者。類法為病者。類法為病者。類法為病者。類法為病者。

以彼二文。以彼二文。以彼二文。以彼二文。以彼二文。以彼二文。

三洲。三洲。三洲。三洲。三洲。三洲。三洲。三洲。三洲。三洲。

悼。正義曰：以類。鼓鐘欽欽鼓琴鼓琴笙磬。同音。

上傷悲故為悼也。鼓鐘欽欽鼓琴鼓琴笙磬。同音。

或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以

雅以南以箏不僭。及也。東夷之樂曰味。南夷之樂曰南。

西夷之樂曰朱。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箏舞。若其是為和而不

僭矣。箋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箏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

也。周樂尚武。故謂五舞為雅。雅正也。箏舞文樂也。○箏以怕

反樂器。借七心反沈。又子念反。又楚林反。本又作。音。味

又莫戒反。疏。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感擊其鐘。則其

聲。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琴。與琴又擊其堂下。東

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琴。堂上也。笙

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再所以為王者之雅樂。以為四方之

南樂。又以為羽舞之箏。樂如。是音。磬。寄合節。奏得所為和。而

不參。若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為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

淮水之上。以不諸侯乎。燕以為上。三章言。王作正樂。於淮

水之上。失其制。故此言。王樂。鼓其鐘。欽欽然。又鼓其琴。與

琴。吹。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與。堂。下。之。鐘。

鐘皆同其声音。不相奪。而。又以為雅樂之萬舞。以為南樂之

夷舞。以為羽籥之舞。此三者皆不僭。差。又作不。失。禮。故。可

為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乎。傳欽欽至。皆同。○正義

曰。此欽欽亦鐘聲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正聲

之美。使人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

聞樂而進於善也。以鐘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琴。必

同音

以

南

不

僭

箏

舞

文

樂

也

○

箏

以

怕

反

樂

器

借

七

心

反

沈

又

傳為雅至僭矣。正義曰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其六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為雅者以其為此舞以籥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為籥舞明其上皆為矣若昇和者若知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謂之樂變周樂尚武是乃為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變周樂尚武故謂籥舞為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籥向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而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太王者德廣能所以為中國也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為為中國也即為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為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曾於天下也提廣所及也曾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旄人云舞四夷之樂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味南夷之樂曰任此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助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此方助時藏也然則言味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為名焉以商訓任或名任此為南其實一也定之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得四夷者以周之德先發南方故秋官山象胥之職以通譯

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則舞不立南師而立味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味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注云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彼雖中國之舞四岳所獻非四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西反者以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以籥為籥舞謂吹籥而舞也籥方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翟或謂之羽舞也若昇和而不僭差結上三舞之辭。變雅萬至文樂。正義曰以干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衆之大數為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以對籥為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為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一具為不僭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食故君子思古焉

田萊多荒饑饉降喪

饗神不與福助也

疏

義曰作楚詩者刺幽王也

政教既煩賦歛又重下民供上慶闕營農故使田萊多荒而

民皆饑饉天又降喪病之疫民盡皆流散而幽王祭而

又不為神所歆饗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

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歛輕田疇懇闢年有豐穰時無

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

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禮曰田易者

為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蒲亦當墾之今乃由不易之

田並不墾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又言流亡由祭祀不饗所

為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也降喪流亡由祭祀不饗所

致而後言祭祀不饗者欲明喪亡亦由飢饉以見人神相附

也經六章皆陳古之善以反明今之惡故箋每事屬之言田

萊多荒茨棘不斄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飢饉倉庫不盈首章

次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福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言古

之厚祀神錫爾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祐助也政煩賦重則

於經無所當而下篇有其事目此及信南山甫四大田四篇

之詩事皆陳古文指田類故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

以言今信南山序據今之古南田直言思古思古而不陳所

由大田言於寡不食自存又思而不言思古皆文互見大田

曰曾孫其若言成土止功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

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

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

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

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

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

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也

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

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

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也

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

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

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也

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

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

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也

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

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

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也

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

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

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也

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

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也

禮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也

曰且謂內者度蓋案有司故陳蓋且之下注云此也...
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不述越言之釋祭之未禮
乎又釋祭之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言神保報福與二章
正同言禮簡之謂以此知三章所陳非釋祭矣然則傳言釋
而省尸及賓客者正以經言孔庶其且既眾則所用必廣故
因分之以為賓謂釋日敬尸為客謂正祭所薦見用且處廣
之意其文不主釋也箋易傳以庶為勝自然無釋祭之事矣
楚楚者芬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執黍稷
抽除也箋云芬楚棘也伐除楚棘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
楚為此重乎我將得黍稷馬言古者先王之政以豐為本次
言楚棘棘言抽互辭也○抽勅留反徐直
曾反蕪與出反蕪音疾蕪音梨一音梨
我黍與與我
稷翼翼我君既盈我粢維億
露積曰市萬萬曰億
箋云黍與與與翼
皆無說除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會廟在焉矣君
信盈更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與音與注同請如
子又了賜反音音
應音與又音音

以爲...食以其以祀以妥以備以

介景福 安安坐也備也箋云享獻介助景大也以黍稷

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射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其
大福也○多湯果反音音又坐才拜反為其于德反不
至景福○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於棘也我明
之時民皆除去其棘焉自古昔之人向為乃勤苦為此事
乎言我蕪黍與與也既種而值陰陽和風雨時萬物蕃盛何
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親翼翼然黍稷茂盛大皆與成
及秋收而治之我君之內既得備矣我使之大維積一億也
明王乃以黍稷為酒之與食以獻於其先祖也謂樽也之酒
以灌朝踐酌饋飲酌益以獻此至於尸酌以酌諸巨皆為
用酒也備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焉
不飽祝以主人之辭有勸之由祭花以禮神所敬真故以
大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以介為助
同○傳楚楚棘說抽除也○正義曰經言楚楚者其并言
棘者以楚言楚楚須抽之棘言抽明楚楚者其并言
箋於至互辭○正義曰楚楚棘釋草文也鄭箋曰布也
生細葉子有三角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養為本
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共範一政一曰食是也○傳三農
度○正義曰甫田言曾

徐之更如也如京屋積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其
欲以萬箱載我千倉納使是使未入倉矣故曰靈積
積聚之九章業術平地變粟是也周語云野有使積
唐尚書云十六日使昭謂此使靈積穀也引詩云實
使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為說也且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靈
積之驗也○箋黍稷與至多正義曰與與糞糞黍稷之
狀故言靈無執釋云無使豐也謂黍稷之苗蓄益而茂盛
也既言露積為使則使在於空非有可藏之期言互辭者使
舉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
九音草積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也一尺
而長二尺七寸也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三之大之倉
未有使容此者知其不積滿也明在也則一億入倉則盈倉
宜以使至於億倉至於滿為相互耳史言計之也其實然也
昔然豐年守日亦有高廩萬億及節庫亦倉之類而得億億及
節者使論天下之粟非一庫所容及得及億節也○傳安
安坐也使動也○正義曰安坐也釋言又云安坐也傳
以爲觀者已飲食而後動之亦是重報之義○此言獻至大
福○正義曰酒是大名其類則五齊三酒也各皆為酒也月
令命大酋為酒正其類則為酒正也又天子之祭
其祭當用黍稷也

為國之主故舉黍稷以祀穀穀順上我黍稷之文上言黍稷
乃是天下民田統以充倉粟耳以為酒食文承其下則以稅
得之粟為酒食矣案祭義君親耕以供粢盛則當用積田黍
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必
祭祀所用皆所親為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我尸
賓是用稅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物也終祭皆
是祀事因獻之於神以成祭祀故並言享祀以便句也言先
祖者以經云先祖是皇故而言也下章云以往烝嘗則時
祭也時祭堂自禰以上而之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也
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安佑之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也
於祭因在其前則為灌及朝踐矣安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
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安也為其饋不飽祝
以主人之辭勸之是有也又者亞前灌獻之辭初尸入祝延
之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云天子諸侯之祭延尸
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注又云至為
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此方升坐於室北焉即
特牲曰舉筮角詔受尸注云安安坐也尸始入與奠其若奠
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也或以
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大子
後公卿為尸尸為天子也

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也。今少牢特牲之禮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鳥鷩云公尸來燕來寧注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謙則尸意安而濟濟踴踴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釋祭故尸安也。濟濟踴踴

絜爾牛羊以往絜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齊濟踴踴

容也亨註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云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絜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

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齊子禮反大夫之容也。第七羊反上之容也亨普更

反注同肆音四註本又作脔而其反齊才細反下或齊同解剝上佳買反下邦角反有肆他歷反解肆也奉芳勇反又

字祝祭于枋祀事孔明。枋門內也箋云孔甚也明猶備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其明。

初補彭反說文作藜云門內祭先祖所往在也處昌盧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皇大保安也箋云皇也先皇也先皇

之其鬼神又安而亨。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祭也。○唯于况反下篇。○

無疆。齊濟至無疆。○毛以為古之義齊濟然踴踴然其皆敬慎乃鮮絜爾三者所祀之牛羊以

往為冬絜秋嘗之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職事司徒奉司牛馬

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

之者或亨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上者或分齊其肉所當

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先祖之神祭於門內之枋既羣臣

務勸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其甚絜門矣以此知先王之精

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欲饗之既為所饗故令孝孫

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夫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疆

竟也。由臣助得禮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徒王不敬神

巨又廢職故神所不歆降之喪禍故刺焉。鄭唯或肆或將

及是皇為異既或亨而煮之也載而出或有肆。○子體於

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為事之次又先祖之神。○子體於

孔明故於是精氣歸唯之於同。傳齊濟至其。○正義曰

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踴踴是言也祭祀之。○主人自

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踴踴也亨謂煮之使熟故云

言文郭朴曰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

注云牙若今屠家懸肉架。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也

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也當用則是既陳於牙就牙立而
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身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
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也箋冬祭至進之者。正義曰據
四時則嘗先於烝經先承後嘗便文耳不言祠約者王肅云
舉盛言也然則以此二禮備於春夏故特言之耳祭祠各有
其事考解其每事言或由各有所以故也禮運曰腥其俎熟
其穀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燻之豚解腥之是
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解燻之是燻熟之
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
體之貴賤以爲俎也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注云謂分別骨
每云在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
祭禮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饗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
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饗也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
齊職以外饗之辨章其則煮熟之者是亨人也外饗掌外祭
和之割亨供其脯脩刑撫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
於俎是外饗也大同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
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殺
肉且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群臣助祭各有所
掌故稱奔走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皆以祭
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

始於繫牛羊於於神保其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養之
於鑊既煮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刀羞不
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義爲長。傳稱門內。正義
曰釋宮云開門之門李巡曰開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於
於祈謂廟門也彼直言明和明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
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
以熟爲正又曰索祭於祈注云廟門外曰祈又注於之禮
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祈對正祭是明日之
名又彼記文稱於於東方爲夫明在西方與釋俱在門外
故禮器曰爲於於外祭統曰而出於於對設祭於堂爲正其
以明日之釋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於內是
皆有於稱也。箋明猶至其明。正義曰以此祀事孔明之
言勉濟濟踰踰以下故言明猶備也繁也博求其於明也
繁爾牛羊是繫也所以於此而祀於於者以孝子不爲也
之所在故使祝傳求之平生門內之傍待賓客之處也每
成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明此於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
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明之內
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釋祭之於
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於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
東此祭當在門西大夫奉祭。門內爲待賓客之處耳。○箋皇

牲至祭祀。正義曰信南。箋云皇之言牲也。泮水箋云皇當作牲猶往也。不同者注意。越在義通不為例也。先祀與神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作者因是皇是享異事。變其文耳。箋易傳以皇為牲者。以論祭事宜為歸。牲之歸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注。安來為義。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燔燔也。踏踏言爨。有容也。燔取碎骨炙肉也。炙二。燔燔肉也。炙所炙也。皆從燔之。祖也。其為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爨七。亂反。注唯言爨。龜一字七。燔反。餘並同。踏七。夕反。又七。略反。燔音煩。燔力甚反。燔音律。管音寮。脂音脂。炙之。燔反。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莫莫言清靜而羞。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箋云。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庶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適豆必取肉物。肥。脂美者也。其音麥。內。蓋如字。內。蓋房中之。蓋。或作肉。蓋非也。適音的。補尺。蓋反。膠字。又作後。昌紙反。何沈。都。可反。共亦作。獻。醑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東西為供音恭。獻醑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交邪行。

為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此賓曰。歸至旅。而爵交錯。以編。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市由反。又作。醑。變如。神保是格。報以介。字沈。徒洛反。研以。嗟反。編音遍。下同。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格來酢。疏。執爨至攸酢。毛以為當古之人。皆踏踏然。敬慎於事。而有容儀矣。其為祖之時。其當執爨。大言肥。脂而得禮也。或燔。燒。臠。胾。以報陽者。或炙。炙其肉。以為為。獸者。君婦之台。又復。莫莫然。清淨而敬。慎以至其為。薦豆。其眾多。非直以之。薦神。又為。釋而賓。敬其口。及令為。賓客。所用。是其眾多也。既有此豆。以薦。賓客。故令。賓客。於祭日。飲酒。行獻。酬之禮。旅而交錯。以至於。備也。其賓客。禮儀。盡依。法。度。其為。笑語。盡得其時。是得。萬國之。歡心。恭。敬。事。其。生。王。故。神。安。而。於。是。求。歸。之。報。以。大。大。之。福。以。萬。年。之。壽。所。用。禮。孝。子。也。今。王。君。臣。不。能。然。故。舉。以。刺。也。○。斯。以。為。俎。孔。碩。謂。為。從。獻。之。俎。必。取。肉。及。肝。甚。肥。大。而。美。者。或。加。火。燔。之。謂。燔。肉。也。或。或。火。貫。炙。之。謂。炙。肝。也。以。從。於。獻。酒。之。用。也。為。豆。孔。庶。謂。於。先。為。巨。寶。之。時。必。取。肉。物。肥。脂。美。者。既。以。朝。饗。為。賓。客。以。祭。祀。之。禮。饗。舉。以。資。肉。以。饗。以。救。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

其當則饋餌粉食其正則進食絲食庶羞羊膳不膳皆宜
醴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
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一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
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毛又以正言其衆為
過常之辭而云為賓為客則所為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
所用至饗又用之故云釋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釋祭可以
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為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為薦是為
客也釋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為賓也。君若婦至
賤美。正義曰凡適妻稱君婦故也。稱之為女君也婦有男
始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羞也。釋言文舍。曰庶衆也賤
多也。釋言曰庶衆多也。云然則豐股亦肥多之義。爾雅既
自此舞且以為祖孔碩類之官為肉其肥勝故易傳也。天子
九賓職曰贊右薦尸。是而夫人主供饗自此論天子之
事言后足矣。集云夫人者以諸侯夫。於且國與王治同故
遂言之。由后主供饗。正故為。且實必命有司。今取肉物肥勝
者言物。言。曰。非肉者。也。若。果。及。通。與。糗。粉。之。屬。下
月。肉。故。言。肉。物。也。而。夫。人。所。饗。且。此。有。朝。事。饋。食。之。屬。正
右。薦。之。曰。於。周。禮。如。其。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出。婦。薦。之
而。此。言。且。婦。為。曰。為。賓。為。客。者。以。后。夫。人。物。上。之。故。也。○
給。主人。至。旅。也。語。○。正義。曰。此。特。指。西。年。成。有。其。事。禮。則。禮。

禮終尸皆命祝以振於主人故知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
人使受振也告之下即云相齊孝孫故知以振之物往與主
人其振之物即下箋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上祝
致告箋以此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振下章祝以主人之
意告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即云相齊孝孫以物予主
人明是告之使受振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即云皇尸載
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性少年皆受振在前告利
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博其辭故並稱工祝致告。箋
必必至之意。正義曰以其馨香宜重言故云必必必分有
馨香矣汝以孝敬祭祀。孝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馨
香也由飲食馨香故神歆嗜之而予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
信頌而即來不遲晚也多少如有法矣謂來必豐足不之少
也振辭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振辭之意言振
辭之意耳此非振辭。傳。獲。疾。也。初。固。○。正義。曰。王。肅。云。蔬
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箋。齊。成。取
至。勸。之。○。正義。曰。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為。成。取
齊為成取也以上言振之意此言振之事祭之以特性少年
而事有似故說為振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
殊故禮數有異耳少年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匙上佐食
饋受捧之以受尸尸執以命祝率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尸

西以振于主人曰既祭振辭主人坐奠爵與受黍坐振祭齊
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饗受齊
黍主人嘗之餉諸內是大夫受振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博
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巨觥以親親主人主人左執角再
拜誓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與特于季指卒用拜尸各拜
主人出寫齋于房祝以饗受是士受振之禮二禮皆取黍而
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饗黍直言齋者因事
託戒欲其重稼齋此言備取黍稷牢肉魚者以齋者是故取
諸物故知備咸取也知祝取之者振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
食博黍授祝祝授尸準此故為祝也知孺于醢者以醢亦巨
在備取之中而少牢禮云尸取菲滷臠孺于三豆有孺醢之
事此既備取以親天子天子當首之故知孺于醢以授尸也
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凡受之特牲尸親親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
言既即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親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
使宰夫受之以菹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
少牢皆受以饗此經云既筮故知受之以筮也以此少牢主人
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
宰夫以為別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
祝則釋振辭以勅之少牢振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
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得于天百稼于日眉壽百年

勿替以之是一大夫之振辭也天子振辭無以言之此求
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振辭準之知天子振辭
必多於是彼先設振辭乃振以黍此先以振子之乃釋辭者
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相資宰孫
是振之事也求錫爾極是振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振之禮
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矣固慎又無所主
故易之以為禮。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俎位立祝致
受振之禮。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俎位立祝致
告 致吉告利成也筮云鍾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
以利成。祭禮。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
畢禮或作祀。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
聿歸 皇大也雙云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
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諸宰君婦廢欲不遲 雙云
。謬所六反起也夏尸雅反。諸宰君婦廢欲不遲 雙云
也尸出而可徹諸宰撤去諸饌君婦擲豆而已不遲 諸父
以疾為敬也。廢方反徹直列反去起呂反下同 諸父
兄弟備言燕私 燕而盡其私因變云祭祀畢歸賓客且
燕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各親骨

也疏

禮儀至燕私正義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之事故

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主人孝孫於此之時則

往於堂下西面之位工善之祝則從西堂下致孝孫之意告

尸言利養之成也於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

以節神尸卑而神醉故神醉而尸起也乃鳴鐘以送尸謂

敬於事其敬去俎百皆不遲矣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其諸

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今王不

能然故舉以刺之。箋鐘鼓至利成。正義曰以禮儀既畢

而擊鐘鼓以戒知戒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即

禮儀既備是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

適彼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

乎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

也此云祖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告利成之位云

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祖位即云致告故云於是致

孝子之意也尸以利成也少牢主人立於階階祝立於西階

上告利成此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利成也

若然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謬祝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

云祝入尸謬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

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

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

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

尊備儀盡饒益有節又準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

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

此云皇尸載起即彼尸謬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

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明亦

有告主人及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彼士祝告主

人利成尸即謬大夫則祝入乃尸謬明天子則祝入又報以

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為差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牢注云

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傳皇大也。正義曰箋

依釋詁以皇為君稱君尊之少牢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為

犬言尊大之尸亦君義。箋具皆至於天。正義曰言皆醉

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

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神醉而尸謬送尸

而神歸是尸與神為節度也神無形故尸象焉特牲少牢注

皆依釋詁云云誤起也又解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

也尸出入奏肆夏禮官大同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賓

以送往此鼓鐘送尸者以哀其尊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

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氣之氣郊特牲云廟氣歸於天

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氣之氣郊特牲云廟氣歸於天

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氣之氣郊特牲云廟氣歸於天

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氣之氣郊特牲云廟氣歸於天

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氣之氣郊特牲云廟氣歸於天

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氣之氣郊特牲云廟氣歸於天

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氣之氣郊特牲云廟氣歸於天

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氣之氣郊特牲云廟氣歸於天

故言神安歸於天也。○齊尸出至為敬。正義曰案特牲少
年礼尸出之後乃饗乃賜厭毒亦徹之故此繫于尸起也知
諸宰徹去諸饗君婦饗豆而已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黃
后薦徹豆饗知君婦饗豆而已餘饗諸宰徹之也周礼宰夫
無徹饗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亦祖云膳
夫親徹昨姐昨姐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饗者膳
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
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
諸地祭未嫌其情慢故言以疾為敬。箋祭祀至骨肉。正
義曰祭統曰貴者取貴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
肉特牲少牢皆曰祀執其姐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姐也
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昨姐
巨邊設于東序下注云昨姐主人之姐設于東序下亦將私
燕也是祭未而燕私之事歸之姐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
親骨肉也入宗伯云以賑瞽之礼親兄弟之國注云賑瞽社
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
使石尚來歸朕同姓得肉者彼謂樂具入奏以緩後祿
不勃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樂具入奏以緩後祿

爾殺既將莫然具慶

緩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

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復扶又反既

醉既飽小大私且自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箋云小大猶長幼也

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替首曰神乃歆嗜

孔惠孔時

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替廢引長也箋云惠順也其順於禮甚得

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願子孫

疏

樂具至引之。正義曰以

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

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骨肉向歡樂然後

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鍾樂之又爾之殺蓋既

行之長幼皆備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

歡矣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幼

皆無拜替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言君飲食使
君得壽考之福也祭其順於禮甚得其時唯君德其能盡此
順時之美願君之子孫出出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
常得福祿此即所謂具慶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
燕師至其獻。正義曰案前文而言入奏故知祭之樂復皆

入也。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
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
下是慶辭也。傳替廢引長。正義曰替廢釋言文引長。釋
詁又釋詁云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文行美
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

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至思古焉。正義曰

作信南山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
理天下之田。前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
古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
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
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脩成王之業。非責幽
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
其業乎。只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
禹焉。自言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

下言雲雨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 信彼南山維禹甸

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 甸治也。昫昫貌。曾孫成

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脩
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
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甸毛田見反鄭

繩證反。昫音勻。又作昫。蘇遵反。又音甸。墾辟上苦根反。下鄭

亦反。甸音田。亦 我疆我理 疆畫經界也 南東其畝

或 疏 信彼至其畝。毛以為信乎彼南山之傍。田野得成

其畝。辟之原隰者。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

疆。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墾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王能

之為立甸之為異。餘同。傳甸治至成王。正義曰此及韓

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為治。不為立甸之異。於鄭也。墾辟
說者謂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昫昫田也。
注引此昫昫原隰與甸音同也。故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
率禹之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

武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為之號文
武王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必為祖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
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為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
嘯嘯成王為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
受命而大王亦育王亦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
不直言孫者玄孫對高祖為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玄孫
矣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箋
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為遠辭明周德之隆
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之命言曾孫篤之
亦為成王鄭以禮非一人所行唯彼不從之耳○箋信乎至
賦法○正義曰言信乎者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
皆信然矣上云南山下云原隰皆南山之傍見禹之所田成
王所脩為一處互其文以相曉也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
丘甸之則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言成王乃遠脩
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言脩禹功而文相因明南山原
隰二者為一處成王之脩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
依者指一處以表之其言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下
注言上天同雲是非獨南山之脩脩禹功也獨言原隰以為
言者舉數異義引此詩以盡三意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百
穀原隰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為字既訓為治音又

為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
故又音為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
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為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為甸注
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
云丘乘四丘為甸甸讀與維禹敷之之敷同其訓曰乘由是
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其乘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
出長穀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月為甸者小
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
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
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
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人丈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
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
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故彼注云方十里為成中容一甸
甸方八里出田稅綠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
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
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穀一乘
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共卒七十二人戈楛具備謂之
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

焉若然成出兵車一垂為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詠夏
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
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
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
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卓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
衆一旅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為立甸
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立甸其
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
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比立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
為禹亦立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
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
人井間有洫同也阜陶謨賦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
於川同也是則立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
田一成自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
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立甸之也故鄭以
為禹治而丘甸之。傳疆畫至地理。正義曰孟子曰夫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岐注云經界也然
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
左傳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
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

黍

下田宜穀冬是也。傳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

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

於土之宜自經界也。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雰雰雪貌豐

積雪。雨下傳反。益之以霰。霰既優。既渥。小雨曰霰

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既

則澆治。霰工革反。霰音木。優說文作漫音。優澤為學反。既

霽既足。生我百穀。疏。時在上天至百穀。正義曰言或王

兩下此雪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霽

深然以霽冬澤既已優治既已澆澤既已沾潤既已豐足是

以故得生我之衆穀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

雲明澤之備也以雲在於天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

例。傳豐年。至積雪。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為宿

宿

澤也。然則積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

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爲自尾之

尾

有云小雪者言疆場莫莫黍稷或或易畔也莫莫
今定本云小兩疆場莫莫黍稷或或畔也或或
貌○場音亦下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我尸賓壽

考萬年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
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疏疆場至萬年○正義曰上既

界必兼反注同齊則皆反疏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疏取

供祭也言所生百穀之勳其豐人理之使疆場之上翼翼然

開整讓畔今黍稷之苗或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曾

孫成王之所統飲而以爲酒之與食也既爲酒食於祭前齊

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尊養之尸實未至祭時而豫賜

之酒食爲敬神故也神既爲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

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制之○傳場畔至盛貌○正義曰

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爲場翼翼是問暇之名故祭

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

者黍稷爲穀之長故特言之也○箋疏至萬年○正義曰上

言黍稷或或天下民田也曾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統飲曰

穡也實之與尸祭時所有經云界我尸實何知不拉謂祭時

予之而獲以爲齋戒則以賜尸實者以出詩陳事而有次

玉音本章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騂牡享于祖考則此亦祭而

言異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俾我是賜下之辭

故爲祭祀齊戒以賜尸實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齊七日致

齊三日周禮所謂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

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曰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

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尊尸與賓即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

壽考萬年也神與壽考祭時擬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

之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

剝瓜爲蒞也箋云中田田中

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

剝削海濱以爲苗賈四時之異物。廬力居反剛邦角反若

俱居反便此戰反前思約反。獻之皇相函貝絲壽考受

天之祐箋云皇君祐福也獻瓜蒞於先相者順

異物。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歸田

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

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實謂天下

刑禮債以為遠欲以供祭祀也四時之異物故也編檢書傳
未見天子稅民瓜以共祭祀者故也官賜以掌國之場圃而
樹之果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凡祭祀共其果或瓜或
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
今有司供之不稅民也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辨上種
其正法瓜不稅民也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辨上種
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為道以祭故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
其主反以刺今幽王也箋以對前曾孫之福為正我故云又
入其稅耳非謂正法所當稅也。箋魯瓜至獲溫。正義曰
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疏是祭必有瓜也。疏人豆實無瓜
實故文不具耳。○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于于祖考。周尚
箋云清謂玄酒也酒辨也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爵鬯降
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騂息營反字林許營反享
許兩反徐許亮反注及下同。辨。執其鵠為刀以啟其毛取
其血燔。燔刀刀有亦為著言割中節也箋云毛以告純也管
脂膏也血以告毅管以升臭合之黍稷管之於
中丁仲反臭口曰報反。疏。祭之禮古者成王為祭之時祭

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鬯也與五齊三酒也先以爵鬯
裸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騂牡之牲也而入于廟門以獻于
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鵠為刀以此
刀開其牲之皮毛取牲血與脂膏之燔管而退毛以告純血
以告毅管以升臭合之黍稷管之於
不能然既刺之。傳周尚赤也。正義曰地官牧人云陽祀
用騂牲毛之注以陽祀為宗廟以由湯祀故用騂此云尚赤
者牧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為陽以相對其實由尚赤
曰白牡騂公牲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箋清
謂至亨時。正義曰禮運。論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
玄酒也春官。辨人掌辨器凡祭祀之裸事和粢粢以實鬯而
陳之。辨五齊之名。一曰齊。二曰醴。三曰盎。四曰緹。五曰
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齊。二曰醴。三曰盎。四曰緹。五曰
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人
掌為五齊三酒。祭則供。奉之是祭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止
鄭注云。後者成而滓浮。後。益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也。成
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益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也。成
今。酳。白。矣。變。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
造。清。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變。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
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騂。酒。止。昔。酒。今。之。酒。以。白。酒。所。謂。舊

醴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夏而成者是也鄭解五齊三
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事則文當據攝諸酒
故箋分而屬之清謂文酒也酒謂鬯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
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釀而為之故以當酒然鬯人注云
鬯金香草也則鬯非酒矣亦以為酒者祭之用鬯竟之以和
鬯於上下者也然則裸之有鬯和而用之也鬯亦為酒
也此言清酒箋既辨之早麓云清酒既載駢牡既備箋直言
祭祀先為清酒其次擇牲不復由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鬯
刀謂殺牲祭時別辨牲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上明
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鬯也故箋備解之彼早麓
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既載清醑箋云既載清
酒於尊中酌以裸獻以周禮言之裸獻所用則鬯與醴齊
也清醑之言亦物諸酒與此同也案二酒之名二曰清酒何
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
三酒卑於五齊非裸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鬯齊獻
酌醴齊縮酌益齊縮酌凡酒修酌酌酌注差次之云凡祭酒三
酒也四者裸用鬯齊朝用醴齊饋用益齊諸臣自酌用凡酒
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酌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
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注云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

酒此下不必言五齊三酒者以獻饋必醴益在五齊之
諸臣所酌故因言五齊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
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云從以駢牲言從是相亞之辭
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
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與鬯合鬯與陰也
淵泉是以鬯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自時者大宰云及
納亨贊于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潔以稷亨
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身人故謂之納亨也
于祖考知是納亨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外大
夫祖而毛牛尚且鬯刀以割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鬯刀故知
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
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薄鬯刀至中
節○正義曰亦為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
割刀之用而為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鬯是中節也
義曰知大夫亦為刀以割之取鬯管則此亦卿大夫也○箋毛
以至鬯香○正義曰經言以啓其毛取其血管據文言之直
開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管
政而云鬯毛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
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告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
純者賜間胎也胎釋者曰膏故云膏鬯膏也血以告殺亦

是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章昭曰明不因故
是也管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
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
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膾管燔燎升首報陽也又
曰蕭合黍稷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蕭蕭合馨香注云
蕭香蒿菜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定本及集注
皆以此注為毛
傳無焚云兩字是矣是身芬芬芬芬祀事孔明也
云既有物而進獻之必必芬
芬然香祀禮於是則其明也
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
是孝孫而報之以福也先祖之靈歸在
疏
是承至無
二子別毛以先祖之精靈於是美大之報以
先祖之神靈於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夫
疏餘同
以承上文而言是承是享故云既有物而進獻之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卷終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四

十四之一

四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孔穎達疏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刺者刺其倉
稌空虛政項

賦重農

甫田四章章十句。等刺者至失職。正義曰

之時倉庫虛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農人得職反明幽王

此及下篇皆引之言由政煩賦重故序又次四篇文勢大同

然賦重則倉庫實倉虛則賦應輕而同刺之者以王貪而無

德故先言倉稌而後言倉庫虛而賦重則別有費散不由

甫田言政煩賦重也俾彼甫田歲取十千謂天下田也

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稅十夫其

成方千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賦重井通稅言十

手土地... 之田... 言夫也... 也夫古者... 有年... 或耘或耔... 禾稼功至... 穰也... 徐及魚... 云介舍... 以道... 厚反... 變昌... 為... 取十千...

有年... 之... 反... 或... 禾... 穰... 徐... 云... 以... 厚... 變... 為... 取...

或耘或耔... 禾稼功至... 穰也... 徐及魚... 云介舍... 以道... 厚反... 變昌... 為... 取十千...

禾稼功至... 穰也... 徐及魚... 云介舍... 以道... 厚反... 變昌... 為... 取十千...

穰也... 徐及魚... 云介舍... 以道... 厚反... 變昌... 為... 取十千...

徐及魚... 云介舍... 以道... 厚反... 變昌... 為... 取十千...

云介舍... 以道... 厚反... 變昌... 為... 取十千...

以道... 厚反... 變昌... 為... 取十千...

厚反... 變昌... 為... 取十千...

變昌... 為... 取十千...

為... 取十千...

取十千...

言多取田... 云我取其... 其時如此... 內或... 而... 進... 士... 三... 所... 者... 令... 之... 然... 上... 刺... 貌... 爾...

言多取田... 云我取其... 其時如此... 內或... 而... 進... 士... 三... 所... 者... 令... 之... 然... 上... 刺... 貌... 爾...

云我取其... 其時如此... 內或... 而... 進... 士... 三... 所... 者... 令... 之... 然... 上... 刺... 貌... 爾...

其時如此... 內或... 而... 進... 士... 三... 所... 者... 令... 之... 然... 上... 刺... 貌... 爾...

內或... 而... 進... 士... 三... 所... 者... 令... 之... 然... 上... 刺... 貌... 爾...

而... 進... 士... 三... 所... 者... 令... 之... 然... 上... 刺... 貌... 爾...

進... 士... 三... 所... 者... 令... 之... 然... 上... 刺... 貌... 爾...

士... 三... 所... 者... 令... 之... 然... 上... 刺... 貌... 爾...

三... 所... 者... 令... 之... 然... 上... 刺... 貌... 爾...

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一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
之於夫井不恨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然曰
凡詩賦之作皆舉東義從多夫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
度量之數甫田篇下篇言大田百言歲取十千亦猶漢書
億及赫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百言皆有一
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詩也○箋甫田之章
種。正義曰以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
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也
之統法統法而言十千為有限之數則不勝天下不可言大
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田之言夫也穀梁傳曰夫
傳也男子之美稱上冠禮注亦云甫田之言夫之美稱甫
是為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符丈也
是夫者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
變服曰丈夫婦人長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
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云今適南畝以
成王之時為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為太古也案禮記郊特
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然之下則云牟追夏台氏
之道章甫教道委纆周道然則太古冠布在二代之前故注
云唐虞以上口太古然則世代推後之於先皆為古矣古有
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文工為中古也

有所對為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古於
王則可未必非要唐虞以上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
桀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則一而稅堯舜已然此論堯舜
而言太古亦以太古為唐虞於理雖通但行一而論三代皆
然據今成王所脩不必要本堯舜信南山言成王率禹之
則此太古蓋亦禹也言又夫統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
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
數者同馬法計之而然也同馬法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夫
九夫為井也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諸
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夫田有百畝故知井一
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於十畝成統萬畝也
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數從井通地故言十千
從井統一夫為百畝千是通之統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
萬畝也鄭以為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為田畝者以
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金
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載畝一鐘明時和而收多故
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壅渠水
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既闢國之田四萬
頃收皆前一鐘彼為畝之地灌溉之功誠收一鐘明太平
陽和風雨時上地前一鐘地昭三年左傳曰唐舊四

五區金鐘四升為五冬白其四以登於金金十則鐘是也
大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
為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言三下
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碩
本太平之上孰上地準開中為畝一也孟子曰言二
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商王
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
言什一之數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
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也
井中稅一也也教者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
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為夫
貢者自給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
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
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
為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申戰問井田孟子曰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
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什一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之法使商國中不
同也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商國中不同也

雅云郊外曰野野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謂
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
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為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
自給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員則什一而貢一
率為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為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
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
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一中一為賦也故
玄通其率以什一為正若什一自賦為什一則不得與
九一通率為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
一不言國中什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
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謂侯甸采衛者以助
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為諸侯者以助
侯甸內之地少鄭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為助對畿內之貢
異外內也宋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美
物以當穀助又尚書鄭志論貢能之義云凡所貢能之物皆
以稅物市之賈賈物賈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
子此若成稅萬石以助天子天子下為家賦其收入之
田若貢之天子自可謂其賦其賦其賦其賦其賦其賦其賦
得為天子所取也史傳云貢之法者正心為明也

以什一而散為通則內之... 則則則矣而... 志云井之... 一... 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 十畝餘二十畝... 既有此言由是... 通何則言井九百... 得家取十畝也... 復以二十畝為... 家分十畝自治... 世若二十畝... 百二畝半何... 人注云野九夫... 無家別公田十... 倫是又失弊者... 夫之賦法凡有... 州之賦法凡有... 倍若掌一之州... 中者千八百畝... 百畝二百畝為...

家而共井一夫之稅... 撮之耳箋必易毛... 業而此章下言治... 取者自此取彼之... 之數若子孫千... 文與千千維耕... 圍皆是數有限... 然籩以所在天... 十里皆取十十... 傳尊者至食陳... 采茶薪樗食我... 酒膏彼農夫與... 食新矣孫籩云... 而載取十千故... 食之也以官有... 父帶者待秋收... 亦是使民受重...

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未香頰而秋敏之注云因時蒞之饒
時收之此即義取其陳也此又言農人不對看壽則老壯
總為農人不與上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
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無貸官粟者然古今
時重人亦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谷有畜
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稅飲有義用之以道以
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食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又
安道信皆無畜積人盡取之也○傳除草耕種本○正義
曰食貨志云右後始賦田以二耜為耦黃尺深天曰畎長終
畎一畎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苗葉以上稍轉龍
草因墳其土以附苗根比成龍蓋而根深能風雨旱故蕨蕨
而盛也此是說耘之事附根即此雖本也○箋今者至治田
互辭○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
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之
其南畝也○傳治田至以進○正義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
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後士由山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
後士以進也何分收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為舍而
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
年豐為功成治定故後士以進以由得穀故耳○箋介舍至
之行○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

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擇而
息故介止分為二事也禮使民勤作耘將其有間暇則於
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拜習其業言禮者以其禮法堂
然非有禮立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二年而
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即此也我擊土是
也以文承成紂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後士於理為切故為
傳○**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四方氣於郊也箋云以整齊豐盛與代純色之羊秋祭社
四方為五穀成孰載其功也齊亦以作齊又作齋同音
注同義許宜反偽子為反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下為農親為為之日同○**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
年不順成則六蜡不通○蜡仕詐反勞力報反端未勞端同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
穀我士女
田相先也穀善也箋云海迎介初穀養也
擊土鼓以樂田畯○海十隊反注同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

擊土鼓以樂田畯○海十隊反注同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

樂音疏

以我至士也。毛以為士繫黍稷茂盛故今下土秋
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祀四方以之其能成五穀之功也
五穀成熟則我日事已善矣於孟冬又月其農夫之人受慶
賜謂息田夫而饗勞之也至前孟春甘以琴瑟及擊其土鼓
以迎田祖先帝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樹之雨以大得我
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今王不能
故刺之鄭唯以估助我禾稼之黍稷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
之與女為異餘同。傳宗實至於郊。正義曰經傳多齊盛
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告繫注云齊
六穀也則六穀熟為齊天官甸師注云齊稷也唯以稷為齊
者以稷是穀之長為諸穀之極名六穀皆為齊之實故曰器
實曰齊拍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
曰齊稷豐盛言為穀則潔清在器則豐滿是拍器實為齊在
器為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
同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万物者以古之有土
功者配之祭法曰其工以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
州故祀以為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其子曰后土能平九
土則社稷志谷趙商云后土為社謂輔作社神趙商問郊特牲
社祭土而主陰氣太宗治獄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

土土神也

若此之至。凡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問后

祭誰社祭誰人。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先告

心土玄注云后土。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社非也

禮引曰國。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以事上帝也

注云社祭也。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之否

答曰后土上土之名也。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為后土

後轉為社故出人謂社為后土無可怪也。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之亦可

不須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覆后土

而戴身天指謂地為后土也。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官為后土

此人為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為后土。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社亦土也

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問也。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宗伯大封

告后土者以其天封是十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句龍故

云定為后土之神。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以諸侯

守社稷矣地哭於社故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謂祭祀

后土則社是地故曰社祭土神以宗。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后土則

社宜稱后土。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理皆可

通故云欲定。此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取

郊者下曲禮云天子之方歲禘於南門
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在土在西南
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祀於
志各壇商云右土轉為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
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
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
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諺為皋收食於金脩及熙為玄冥食
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土食於火土是黎
也曲禮言歲禘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也編此秋成
報功則摠祭故并言四方也○齊以祭至其功○正義曰
齊書禮與純色之羊經言明謂祭清羊言犧也○正義曰
而言曰郊特牲云社稷大率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猶言羊
以會言言犧也見純明非特羊而已也知此社稷用純黑
報功者以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
也下言農夫之慶也山子及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
此祭之止秋為時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牲曰羅擊致禽
以祀於社云仿常為方聲之誤也你田土祭四方報成万物
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邦序云

報社報郊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
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祭祭之
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箋我田至不通○正義曰農
夫之得慶賜也然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也言我田
事既善則慶賜也夫也謂夫也夫也謂夫也夫也謂夫也夫也
以報事也執獲也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社又為臘先也
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
報報大社是謂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八
也諸者素也歲十有二月合於萬物素饗之也是說大社之
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闕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
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謂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
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
即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也
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為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臘云
皮弁素服以送麥葛帶縶杖殺報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
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息
民非蜡也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為臘祭也
以注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祭也此知
在既蜡之後也地官嘗禘○賦曰國索鬼神而祭也則以
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也

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田是恣民天賦也
周公戒康叔康叔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蓋緣於
場功畢入而持聽之故謂之賽也
民大酬亦此義也
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成乃云農夫之
彼注數八蜡云先齊一也同齊二也農三也
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爾農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
致饋物及丘陵之示四農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
而致百物六農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臨辜祭四方
善。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齊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
先為稼穡謂之先齊神其意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神農始於田謂之田祖而古禮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
及卑則於田祖之時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向
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云以樂田峻尚及與田

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上同徒注云田王田神后土及
田正之謂所依地詩又謂之田祖以句龍為后土后稷為田
正而言詩人謂之比祖則田祖之文雖王於神農而祭尊司
以謙卑其祭而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據詩人謂
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也稷而司徒言田主
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饗之壇而樹之田主
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唯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
神農是且意也穀善釋詁文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
女言君重實而知禮節也○後漢書亦擊可每籥章云吹籥雅則
有籥吹之此不云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知迎先
禱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
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
耜躬耕帝籍注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
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齊人神不宜先祭天而祭故當郊後
祈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
耕時祭之也云爾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昭四年
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雨以甘我
做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長土力也以此事在孟春則傳是

後時次於此故以此然其後當何然也明此年之春已有
此事以興嗣歲亦此義也周禮者篇章文也夜注云祈年
求豐年也幽雅七月七月有于邦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歌
其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
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少幽雅謂篇次之故其
職掌土鼓鼗箜篌子春云土鼓以斥為臣以革為兩面可擊
也鄭司農云鼗箜篌國之地竹玄謂篇幽人吹箜篌之聲章是
也祭田祖而并祭田畯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
法教民亦是先教田其祭并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
祭土祭田祖未言以樂田畯則其及之故異其文也。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
右嘗其旨否也田畯同音合之雷夫也喜讀為饁饁酒
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治世子行使知稼穡之
難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饁以勸之司雷至則又加之
以酒食饁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饁之美言示親視之
也。饁于解反畯子峻反本又作後後篇同喜也如字鄭為
籒尺志反下篇同撰如羊反鄭讀為饁。禾易長畝終善
武尚反王如字讀巨愧反從上用反。

且有易治也長畝者前也。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敏疾也箋云未治而竟成王則疏為成王之時非直為

無所青怒謂此農夫能自敏也。君既勤之於上民又勤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

並來饋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畯之官典田夫

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間暇之時獲

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故使禾

生易而治理長而次列備竟畝中終至成善且畝而大有嘗

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恙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既有工能

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豐矣今王不

然故刺之。鄭以為曾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已之婦與

子謂后與世子出觀農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以飲食而
行饋餉彼在南畝之農人設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畯之
官至又加之酒食之饁以慰其典田之勤也又饁其左右使
己之行者以賞其行途之勞分喜於巡勸也又親為嘗
其饋之美不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農畯勸樂餘同。曾
曾孫至親之。正義曰以宗南山雉之故知曾孫成王也上
言饋下言嘗皆飲食之也。農畯饋饁當為饁也釋音云上

深思遠以世子若生... 行如稼穡之艱難... 也。以子所親... 子文繁於曾孫... 地田峻所喜... 食非復說其勤... 無常錄直以同... 亦復何異而云... 我王之愛農也... 一勸百可使海... 此意不替也王... 事謬矣然此詩... 不及藉下篇刺... 人就藉田若若... 為唐田。曾孫... 明矣。梁車梁也... 蓋也。上古之...

中之高地也。... 乃求于斯

乃求于斯... 乃求于斯

乃求于斯... 乃求于斯

乃求于斯... 乃求于斯

乃求于斯... 乃求于斯

乃求于斯... 乃求于斯

為積也言其積聚高矣如空或曰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二
月車梁或梁謂水也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地
故以此未積聚立云絕高為之京是京高丘也。豈得未至
高地。正義曰便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則知有稊草
矣故云稼禾稼謂有稊者也此言曾孫所有則是先而得之
而有所便稼二種明是積有兩法故言古之稅法近若納納謂
并禾稼納之是者納粟謂路遠者有銀粟又遠者有納米
以運輸為難故納之也此文稼廩相對而下言千倉萬箱是
積以載稼倉以納便故知更置池積穀也釋水云水中可居
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此
言未更當在畿內若畿外則米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於矣
畿內雖用貢法亦按其歲以為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以米及米貢入於王掌客官易
薪倍六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有納銍納稅周
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銍二百
里納銍三百里稍縣都百里粟五百里里粟五百里里粟五百
賦其田使入穀禹疏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白
里銍銍斷去葉也三百里結結又云穀也四百里入粟五百
里入米者遠滿也甸服之制本自無總與禹為之差使百里
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郵遠之稅故與道若納納遠若粟

既無銍結之文不知遠近以何
於上代周止千里納銍唐虞則
是方千里者四納銍必多於周者車
實於後代故納銍多也又鄭志答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
郊內亦納銍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則雖子
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仲方二十里入粟米州亦不同或
異法也。其年豐至糴寬。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
梁此特言香稷稻粱故知特賜夫加以稻粱也。其者自神
之鮮明示神而得報為農夫之求神唯蜡祭耳故云為之求
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尺規故云萬壽無疆竟為得福之求
與三壽互相成也蜡在夏農夫之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
前而福實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前地也。疏曰享禮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其暴不能自存焉

務農事也及言農事而不時為民飢饉於寡無所取焉
故時百思古以禮之。居古頌反注皆頌字或作壽。
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至自存焉。正義
曰四章皆禮詩言反以刺幽王也。疏曰禮詩言壽言壽者

也說文作節云稂或字也
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也
考去其螟螣及吾其蠹

賊無害我田稗
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
去其螟螣及吾其蠹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稗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云孟蠶姑也食其根為人串
生騰膏說與騰孟賊一聽也如言說賊義完內外言之
故鍵為文學曰此四種義皆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
此四至去之。正義曰以特言田釋故云相害我田中之釋
禾蟲災之盛者亦食以釋者偏其故舉以言之以其由政
而然故云明君正已而去之。傳炎火盛陽。正義曰以言
炎火怒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而捕火者以南方為火
炎為其之故云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請昆蟲得陰
而裁得陽而生致焚云盛陽氣贏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
故為盛陽也。變頤全消亡。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
以頤騰之屬四者盛陽氣贏則生之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
為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廢皆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
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故
持之付于炎火使自消亡也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
明君為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
則本無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主田之神竟而言
有滄萋萋興雨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雲行貌祈祈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
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公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

此言民信君德蒙其餘惠○祈今又作命於檢反漢書作
萋七西反興雲如字本或作雲祭亦也祈戶移反雨或于

反注內主雨同一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穉彼有遺

秉此有滯德伊寡婦之利

秉把也箋云成王之時百
據力以不而向不獲不斂道秉滯德或聽於寡取之以為

利○德者耶反斂穉上力檢反下十計反以子計反穉獲也

德者以也把○疏 有滯至之利○正義曰言太平之時有滄

乃定○雨澤如然之涼而落不暴疾也民見雲行雨降歸

之於石云 雨本主為雨我公田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

者厥凡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備天澤以時故

得五穀大成而此民所收力皆不足而令彼處自不獲刈

之弊亦此處有不斂之穉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也其處
有滯漏之承獲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富歸之所利言若拾取
之以自利已今王不能然使於富無所資或刺之定本集注
精作藉○傳滄雲興貌定本集注云滄陰雲貌○正義曰既
言有滄即云興雨雨出於雲故知滄雲興貌既興而後行
集雲在滄之下故知雲行作

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辨此者以毛分駢
黑為三牲駢以駢黑為二色或引牧人駢黝以明駢黑為別
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社各以
其方也牲者大宗約云青圭禮東方赤瑋禮南方白琥禮西
方玄璜禮北方皆自牲駢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為禮五天
帝人帝而自至每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
五色獨言駢黑者略舉二方以類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
天乃禘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
之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為禋祀故亦以經
言之五祀在血祭之於則用太牢矣故上禮而云與我犧羊以
社以方是方祭有羊豕也
以為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四 四之一

